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漢 書 補 注

( 七 十 二 )

王 先 謙 補 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漢書補注

(七十二)  
注補遺先王

國華書局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

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陳留郡無高陽縣蓋鄉名非縣名涿郡瑯邪郡皆有高陽縣然非食其所居之高陽也高紀沛公西過高陽文穎云案邑名屬陳留圍沈欽韓曰金史地理

志杞縣有圍城鎮明志開封府杞縣西有故高陽城南有廢圍縣先謙曰案正義翻音歷宋

隱引故書舊傳食其圍高陽鄉人圍後漢陳留縣前漢淮陽縣今開封府杞縣南五十里 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 鄭

氏

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

為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

師古曰吏及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

是補注先謙曰集解晉灼曰落魄落託義同案落託亦作落拓

食其補注齊召南曰史記吏字在然字上言食其為監門小吏而縣中賢豪不敢役使也班氏當以監門賤役非吏故倒吏字於下

王念孫曰吏縣中賢豪殊為不辭史記吏字在然字上漢書寫本吏然二字誤倒而師古遂曲為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書誤本為

是謂縣吏中之賢豪者不敢役一監門謹矣如劉

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

師古

曰徇亦略也

食其聞其將皆握讎好荷禮

應劭曰握讎急促之貌師古曰荷與背同荷細也

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

也韻音初角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荷作荷

音辭岐反

其適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會作沛公騎士。沛公時時問邑中

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媢易人。補注：王文彬曰：史記作媢而易，人言簡率也，與好荷禮反對為文。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

我先。師古曰：先，謂紹介也。若見沛公。師古曰：若汝也。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

士曰：沛公不喜儒。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師古曰：謂讀曰尿，音乃釣反。與人言，常大罵，未

可曰：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師古曰：第，但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師古曰：從音千容反。補注：周壽昌曰：士冠禮注，戒告也。先謙曰：史記言下有如字，官本注無音字。

千作子。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它皆類此。補注：先謙曰：一音是。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三百四十二引楚漢春秋曰：上滿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跣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酈生瞋目按劍，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也。按此與史記食其傳末所附同。沛公方

踞牀，令兩女子洗。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而見食其下。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

乎，欲率諸侯攻秦乎。補注：錢大昭曰：下文同本作破，先謙曰：官本作破，引宋酈云：漸本破作攻，按史記作破，聖書治要引此亦作破。沛公罵曰：豎儒。師古曰：音其賤劣如僮豎。補注：王文彬曰：豎儒猶

豎儒猶



言小儒。詳見高紀。既稱曰儒。不得復以賤劣僮豎斥之。顏說非。

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

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

補注先謙曰。踞史記作倨。

於是沛公輟洗起衣。

師古曰。輟。止也。起衣。著衣也。補注王念孫曰。古無謂著衣為起衣者。此文本作輟洗起。句。攝衣。句。延食。

其上坐。士冠禮鄭注。攝猶整也。謂整衣而延之上坐也。史記管晏傳曰。晏子懼然攝衣冠謝。師古所見本脫攝字。遂以起衣連讀。而訓為著衣。誤矣。史記正作攝衣。文選王粲七哀詩注。傅元雜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引漢書。皆作攝衣。人事部

一百十五無攝字。乃後人以顏本刪之。與前所引不合。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也。高紀亦云。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

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衡。橫也。

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

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同。補注王文彬曰。瓦合。言不相附也。史記儒林傳。陳涉起匹

夫。驅瓦合適皮。本書陳湯傳。烏孫瓦合。與此義同。禮儒行。毀方而瓦合。正義引皇氏云。毀己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亦謂以不相合者雜合之也。先謙曰。史記作糾合。集解云。一作烏合。一作瓦合。

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

引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

如漕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央。凡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

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

師古曰。素與其縣令相知。

今請使令下足下。

師古曰。下降也。

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

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隨之。

補注先謙曰。官本引下有兵字。史記同此脫。

遂下陳留。

補注先謙曰。食其說令不從。夜斬令。踰城報沛公。遂下陳留。詳史記傳末。

號食其為廣

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爲說客馳使諸侯〔補注〕先謙曰嘗字誤當從史記作常漢三年秋

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補注〕先謙曰史記更有洛字是與下鞏雒同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反趙及

梁〔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反作鞏是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引東屯鞏雒引距楚食其因曰臣聞

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引民爲天而民引食爲天〔補注〕先謙曰索隱管子云王者以民爲

天民以食爲天能知夫放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賊粟甚多〔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敷倉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即廣武

山秦所置呂氏春秋穿寶穿高誘注穿窬所以盛穀也是古者穿地下藏粟也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師古曰適讀曰諷諷卒謂卒之有罪

隨者即所謂誦成〔補注〕先謙曰楚引東定梁地令曹咎守成皋此迺天所引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爲自奪便利也卻音巨略反臣竊

引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師古曰耒手耕曲木也音慮對反紅

工讀曰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師古曰敖庾即敖倉塞成皋之險杜太行

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

之北上黨之南行音胡剛反

距飛狐之口

如瀋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古曰瓚說是壺關無飛狐之名補注何焯曰此似後人依託之語杜太行之道乃秦人規取韓趙舊

意當時漢已虜魏豹禽趙歇河東河內河北皆歸漢何庸復杜太行之道以示形勢乎

守白馬之津

補注齊召南曰按白馬縣屬東郡大河所經其西岸即

燕趙已定即代郡飛狐亦非楚人所能北窺何庸杜此兼距彼乎與當時事實闕遠

黎陽也。師古曰目地形而制服

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司馬光云史漢皆以食

其勸取敖倉及請說齊爲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爲二新序是先謙案據高紀三年九月項羽使曹咎守成皋自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食其說齊連和四年冬十月韓信破齊齊亨食其漢破曹咎就敖倉食先後次第如此是食其說漢王二事並在三年九月史漢合之

未爲非也官本已作以

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

補注劉攽曰此時何緣更有田間按田橫傳乃是田解橫傳云齊使華毋傷田解軍歷下以距漢

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師古曰負背也岱泰山也

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補注宋祁曰人疑作民

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呂歲月

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

補注先謙曰時尙未得敖倉云復守者究言之

而使

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

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

力西而擊秦。〔補注〕先謙曰：而向也。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

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補注〕宋祁曰：或無負字。王念孫曰：無負字者是。責義帝之處者，責問也。處，所也。猶言問義帝安在也。處上安一負字，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殺義帝之負而行。史記及

新序善謀篇皆無負字。〔補注〕先謙曰：據高紀食其勸立六國後，未行此設辭耳。降城即曰侯其將，得賂則曰分其士。與天

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方併也。項王有背約之名，

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師古曰：言項羽吝賞而念舊惡。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

非項氏莫得用事。師古曰：言唯任同姓之親。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鏐也。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曰封人。師古曰：韓信傳作刑，此作玩，其義各通。孟說非也。〔補注〕

錢大昭曰：玩，闕本作刑。先謙曰：史記作刑，集解引孟注，刻斷作刑，斷索隱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刑斷無圭角。漢書作玩，言玩惜不忍授人，據此是小司馬所見漢書本與顏同也。羣書治要引作刑而不能授，且引注曰：刻斷無復廉鏐也。蓋別一漢書本。攻

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補注〕先謙曰：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四句相對為文。財字美文，不當有史記無。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

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河自砥柱以上，龍門以下為西河。援上



黨之兵。師古曰：擾引也。音愛。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既有魏名，故謂此爲北。〔補注〕先謙曰：秦隴北魏豹在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於安邑爲東也。舉三十二

城。此黃帝之兵。〔補注〕周壽昌曰：黃帝，史記作蚩尤。黃帝蚩尤，皆古之主兵者。故高帝起兵，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此言黃帝，史記言蚩尤，初無區別。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庚

之粟。〔補注〕先謙曰：庚官本作倉。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陘，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

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曰爲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

其日縱酒。師古曰：日日縱意而飲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讀曰憑，憑，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憑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衆。迺夜度兵

平原，襲齊王田廣，聞漢兵至，曰爲食其賣已。師古曰：言其與韓信謀。〔補注〕先謙曰：史記此下有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師生日：舉大事不細謹，益德不辭讓，而公不

爲若更言齊王迺亨之也。迺亨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呂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

其子疥。師古曰：疥音介。數將兵，上目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補注〕齊召南

曰：武陽，史記作武遂，而二表俱不言後更食邑，未知孰是。又子遂嗣，亦與表異。據表，疥子勃，勃子平，疑遂字譌。錢大昭曰：史記稱更食武遂，且稱武遂侯平，據此，則武陽當爲武遂矣。表疥子勃，而此作遂，涉上武遂而譌耳。李慈銘曰：索隱地理志，武遂屬河間，漢書作武

陽子遂衍字誤也。余按索隱是也。漢表與史同。傳不應有異。且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亦不辭。此陽卒子三字衍無疑。先謙曰：李說是。

陸賈楚人也。呂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師古曰：時人皆謂其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

王之。師古曰：佗音徒。河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佗作他。字同。索隱。趙他爲南越尉。故曰尉他。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魘結。箕踞見賈。服虔曰：魘音推。

今兵士椎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箕踞謂伸其兩腳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補注。先謙曰：索隱。趙地

也。本名東垣。屬常山。師古曰：借父母之國。無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言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師古曰：區區。小貌。補注。先謙曰：官

本。佗作抗。史記同。索隱。案崔浩云：抗對也。衡。車輓上橫木。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師古曰：正亦政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在其正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桀並起。

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

劫諸侯。補注。先謙曰：史記劫下有略字。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

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

郊迎北面稱臣。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而迎。迺欲目新造未集之越。師古曰集猶成也。屈強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反。風強謂不柔服也。漢誠聞之掘燒

君王先人家墓。(補注)先謙曰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其種族。補注先謙曰史記官本家作冢是。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

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師古曰言其易。於是佗迺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

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師古曰與如也。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

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補注)先謙曰史記王誤皇。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目億計地

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自來未嘗有也。今王衆

不過數萬。(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師古曰崎音丘宜反嶇音區。譬如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

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遠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速而不知漢也。迺音其庶反。補注王念孫曰顏淵違爲迫促非也。遠亦何也。連言何遠者古人自有複語耳。連字或作詎。詎巨又作渠。墨

子公孟篇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遠不善而鬼神何遠不明淮南人間篇曰此何遠不能爲福乎。韓子難篇曰衛奚距然哉。秦策曰君其試焉奚遠叱也。(史記甘茂傳作何遠叱乎)。荀子王制篇曰豈渠得免夫累乎。正論篇曰豈詎知見侮之爲不辱哉。呂氏春秋

具備篇曰豈遠必哉。莊子齊物論篇曰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釋文曰詎徐本作巨。李云詎何也。淮南齊俗篇曰庸遠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史記張儀傳曰且蘇君在儀甯渠能乎。索隱曰渠音詎古字少假借耳。或言何遠。或言奚遠。或言豈遠。或言庸遠。或言甯渠。其義一也。何遠不若漢。史記作何渠不若漢。則遠為語詞而非急遠之遠明矣。先謙曰官本注述作促是。

迺大說賈

師古曰說讀曰悅謂愛悅之

留與飲數月曰越中

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

師古曰言素所不聞者日聞之

賜賈囊中裝直千金

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囊也。如瀉曰明月珠之屬也。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囊言

其實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囊曰囊。行故曰囊中裝也。補注周壽昌曰有底曰囊無底曰囊。索隱引作埤蒼語。案左傳二十八年傳甯子職納囊釐焉。宜二年傳趙盾見靈輒餼為之單食與肉。真諸囊以與之。是囊可盛食無底何以能盛。說文囊囊也。殆與囊一物而分大小耳。索隱引詩傳曰大曰囊小曰囊。今毛傳作小曰囊。大曰囊。是傳寫異也。埤蒼語未然。它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物故曰它送也。師古曰它猶餘也。補注先謙曰上師古官本作蘇林是。賈卒拜佗為南越

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

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曰馬上治乎。

補注王念孫曰治下亦當有之字。與上得之對文。御覽人事部一百七治道部四引此。並作治之。史記漢紀通鑑

且湯武逆取而曰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

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

滅。智伯。晉卿荀瑤也。食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

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

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滅其後曰為信。張晏曰莊襄

反而喪之。夫音扶。差音楚。宜反。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宜作崖。



王爲賢於趙，還爲太子，遂稱趙氏。師古曰：陳秦本紀鄭說。是（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信作姓是。鄉使秦呂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師古曰：鄭讀曰

法宋祁曰：以疑作已。先高帝不擇師古曰：擇和樂也。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呂失天下，吾所呂得之者。師古曰：著

明也，謂作書明言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者，下有何字，文意較足。官本注言下有之字。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補注）先謙曰：史記凡上作陸，生選粗述存亡之微，無賈字。每奏一篇。

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師古曰：其書今見存。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

口者。師古曰：有口謂辯士。賈自度不能爭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適病免，呂好時田地善，往家焉。師古曰：好時，即今雍州好時縣。（補注）先謙曰：漢扶風縣，今乾州西北三十五

里，有五男，適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補注）先謙曰：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

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

日而更。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補注）錢大昭曰：國本飲作飲，先謙曰：官本飲作飲，引宋祁曰：飲疑作飲，案史記作極飲，於義亦通。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呂往

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它處爲賓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此，上過音丁禾反。（補注）王文彬曰：客游於外也，頗專屬爲賓客言，非也。一歲之中，或訪問親舊，或留連道塗，其往來經

過它處者為日恒多故於其子所率不過再過也先謙曰史記無日字再過作再三過

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

服虔曰溷辱也吾常行數擊新美食不久辱汝也師古曰鮮謂新殺之肉也溷亂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擊

殺性牢與我鮮食我不久住亂累汝也數音所角反溷音下困反(補注)劉敞曰史記作數見不鮮言人情類見則不美故毋久溷女也馬宮傳君有不鮮不鮮是漢人語也宋祁曰按宮傳自云三公之位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固位劉似誤引沈欽韓曰史記

無久恩公為也溷作恩是秦策昭王謂范雎曰天以寡人恩先生先謙曰說文溷下云亂也一曰水濁兒恩下云憂也一曰擾也此借溷為恩當訓為擾於義週順服訓辱顏訓亂皆未合禮記儒行注恩猶辱也與服訓溷為辱同史記范雎傳是天以寡人恩先生索隱

恩猶汨亂之意亦與顏訓溷為亂同足證恩溷二字古多通假沈云作恩是要為未達又史記恩下女作公上文與女約集解引徐廣曰女一作公則公是稱其子無久恩公為與毋久溷女為義同漢人稱公無尊卑貴賤皆用之靈錯父亦稱子為公是也詳見錯傳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平嘗燕居深念

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方

賈往不請直入坐

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補注)王文彬曰史記作往請直入坐無不字是請以請謁言下云直入即

策(補注)先謙曰官本曹作常是史記亦作常不假將命意也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請謂問起居則音義所見漢書本亦但作往請無不字此文請上有不字師古即訓請為將命語意與史記各別坐者坐所也平方深念故賈至坐前而不見顏謂為自坐失之

陳平方念不見賈

師古曰思慮之際故不覺賈至

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

孟康曰揣度也章昭曰揣音初委反

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

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思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將相和則士豫附。師古曰豫，素也。〔補注〕王文彬曰釋詁豫，樂也。言將相和則士乃樂附也。訓爲素附，上下文義不屬矣。史記作務附，論語君子務本，皇疏務猶向也。慕也。慕附與樂附意同。益證此訓豫爲素之誤。士豫附。

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師古曰謂者與之言。〔補注〕錢大昭曰謂，闕本作語，注同。

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師古曰言絳侯與我相戲，狎，輕易其言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迺目

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師古曰厚爲其具，而與太尉樂飲。〔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其作共是。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

壞，陳平迺言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目此游漢廷公卿間。師古曰廷，謂朝廷。名聲

籍甚。孟康曰言狼籍之甚。〔補注〕周壽昌曰籍甚，史記作籍盛，蓋籍即藉用白茅之藉，言聲名得所藉而益盛也。甚與盛意同。孟言狼籍失之。先謙曰官本之甚作甚盛是。集解引漢書音義同籍藉，遺作。及誅呂氏，立孝文

賈頗有力，孝文卽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迺言賈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

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百九十四引裴淵明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朔望升拜，號爲朝拜臺，傍江構起華館，以送陸賈，因稱朝亭。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

生竟日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繆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

反。如漑曰。遂者。布臣也。臣瓚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反。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

原君。（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傳首直作平原君朱建。於開平原君諫不與謀。下云。得不誅。語在繆布傳中。不言賜建號平原君。今案布傳不載建事。史記誤也。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

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師古曰。欲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呂

發喪。（補注）先謙曰。索隱案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啓發殯宮。故云發喪也。方假資服具。師古曰。資音土。得反。陸賈素與建善。適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

（補注）先謙曰。官本。此下有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九字。史記同。此奪。何迺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呂其母故。

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曰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迺奉百金稅。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言以百金為衣被之具。稅音

式芮反。其字從衣。（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稅。章昭云。稅當為襪。列侯貴人。呂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師古曰。布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

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師古曰。不可自言之。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



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廼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師古曰：佞幸傳云：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斯則二人皆名爲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閔籍孺，誤刺籍字，後人所妄加耳。〔補注〕先謙

曰：史記作閔籍孺，此班固史誤。說曰：君所目得幸帝，天下莫不聞。師古曰：言不目材德進。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師古曰：下音胡，婦反，它皆類此。道路皆

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帝。師古曰：肉袒，謂脫其衣，袖而見肉。肉袒者，自挫辱之甚，冀見哀憐。

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驢，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目爲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

誅諸呂，辟陽侯與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爲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與作於。卒不誅，計畫所目

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補注〕先謙曰：詳厲王傳。呂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爲

其策，使吏捕欲治。〔補注〕先謙曰：辟陽侯死後，其黨諸呂之事發，覺文帝窮治，聞建前爲畫策全之，故并捕治。聞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

何自殺爲？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師古曰：乃汝也。遂自剄。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廼召其子，拜

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補注）先謙曰史記贊云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戊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蘇林曰輅音凍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師古曰二音同聲也（補注）宋耶

曰注文二音同聲也當刪作者同耳沈欽韓曰輓一作挽淮南兵略訓秦二世時百姓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千萬數周壽昌曰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李注引漢書作婁敬脫輅無輓字張衡西京賦云婁敬委輅揚雄解嘲云婁敬委輅脫輓史記此下有衣其羊

裘四字下文欲與鮮衣方有因先謙曰據集解引蘇林注遮當作鹿索隱輅者鹿車前橫木案輓者繫於輅上之索所以挽也故子雲云脫輓矣官本注一人作三人

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

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師古曰衣著也帛謂縗也衣褐衣褐見師古曰此褐謂織毛布之衣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

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

（補注）先謙曰官本取作王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師古曰邠邑名也即今武功故城是其處音吐材反積德彙善十餘世師古曰彙古累字公劉避桀居豳

大王曰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師古曰箠馬箠也杖謂柱之也云杖馬箠者目示無所搆持也箠音止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柱作拄彙作案案大雅緜之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

於岐下敬語本之但言策馬往岐耳顏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文穎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州是也芮今芮城縣是也

謂杖馬箠以示無所搆持其義轉迂

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

〔補注〕宋祁曰：禹始受命，命應屬上句，師古誤斷之。

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師古曰：濱，深也。音實，又音頻。

武王伐紂，不期而會。

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

〔補注〕宋祁曰：津，字下一有之字。

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維，曰爲此天下中。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補注〕宋祁曰：維，字下一有陽字。周壽昌曰：中，四方之中也。地理志：昔周公營維也，以爲在於土中，讀如本字，顏音誤。

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曰王無

德則易，曰亡。凡居此者，欲令務曰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曰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

師古曰：謂

東周拜。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

〔補注〕宋祁曰：豐字下常有擊字，先謙曰：史記有擊字，故宋云然，但高祖起豐沛，漢代恆言，上文陸

賈傳即其證，不必定有擊字也。

收卒三千人，曰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

肝腦塗地，父子暴散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

師古曰：夷，創也，音夷。

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

曰爲不侔矣。

師古曰：侔，侔等也。

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曰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

師古曰：卒，讀曰猝。

因秦之故，資

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

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聚。

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

益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

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益，與提同。謂提持之也。亢音岡，又音下郎反。

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益天下之亢。

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

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

〔補注〕先謙曰：索隱謂即日西都之計定也。

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

〔補注〕孫大昕曰：婁

劉聲近，今吳人呼婁江曰劉河。吾婁塘市土人亦呼為劉。周壽昌曰：後漢禮儀志：輶劉之禮。漢儀注：作輶婁。古今注：風俗通，並作輶。臚足證古婁劉二字一音。

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

張晏曰：春歲之始曰

其首勸都關中。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

士肥牛馬。

師古曰：匿，藏也。

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

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

師古曰：見，示也。

今臣往，徒見羸弱老弱。

師古曰：謂音漬，謂見者之內也。一說：謂讓曰瘠，瘠，瘦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見作死，是史記當作瘠。

此必

欲見短，伏奇兵，爭利，愚目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目踰句注，三十餘萬衆。

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雁門。〔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

二十餘萬，先謙曰：句注，地理志在廣武，顏注非。

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目舌得官。

〔補注〕先謙曰：史記舌上有口字。

迺今妄言沮吾軍。

師古曰：沮，謂止壞也。音材汝反。



械繫敬廣武。師古曰：械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雁門。〔補注〕先謙曰：廣武在今代州四十五里。志屬太原，顏據唐地理爲說，未晰。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

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目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

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補注〕周壽昌曰：案敬無封國，止名號侯。故表不列河水注。地理志千乘郡，漯水又東北，遷建信縣。故城北，漢高祖七年封遊敬爲侯國，應劭曰：臨濟縣西北五十里有建信侯城，郡尉治故城者也。則似本

有國，非虛封也。但漢初名號侯食邑者多，不止敬一人。案地志，千乘郡，卽高帝置，安知非高帝置郡，其縣名則自後加者乎。酈應之言，或紀其古蹟，未可據爲封國之證也。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

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引弓也。音口弄。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曰：「天下初

定，士卒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未可目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目力爲威，未可目仁義說也。獨可目

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師古曰：顧，思念也。敬曰：「陛下誠能，目適長

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讀曰媾。媾，謂皇后所生。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目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

貪漢重幣，陛下目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道。師古曰：鮮，少也。問道，謂餽饋之也。鮮音息善反。道音七季反。使辯士風諭，目禮節。師古曰：風，讀曰飄。

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補注〕宋祁曰：開字下，越本無外字。可毋戰，曰漸臣也。若

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今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補注〕先謙曰：官本今作令是史記同。不肯貴近，無益也。師古曰：近音其新反。

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補注〕沈欽韓曰：張敖以五年尚公主，至高后六年，年幾中間不應奪之，而與冒頓，此史家深意之失。呂后泣曰：妾唯目一太子一女。師古曰：言唯目此白。

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為公主。〔補注〕周壽昌曰：漢制，良家子入宮無職號。

者，謂為家人子，有上家人子，中家人子之別，顏注誤。馮唐傳：士卒盡家人子，則是庶人之家子，不能與此同解也。先謙曰：據匈奴傳，使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是家人子，適宗室女也。〔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

百七十九，引三輔事曰：塞敬曰：臣願為高車使者，持節往至匈奴庭，與其分土定界。至曰：汝水處北土之濱，秦亂，汝侵其界，而居中國地，今婚姻已成，當還本牧，還我中國地，汝作丹書鐵券，自海以內，冠蓋之士處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焉，割土盟子，然後還按此

乃縱橫家揣摩。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補注〕先謙曰：白羊、樓煩、匈奴二王名，衛青傳可證。去長安近者七

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為寇者。秦中新破。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

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二國之王族。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

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

無事，可曰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目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

師古曰：今高陵醴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風諸懷，尙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薛人也。

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補注：沈欽韓曰：據孔叢通為孔鯨弟子，周壽昌曰：此尙是秦之薛郡也。觀下亡去之薛，及項梁之薛，皆為秦薛郡。可知先謙曰：通蓋字何。

秦時，呂文學

徵，待詔博士。

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

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於

公如

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

臣瓚曰：將，謂為逆亂也。師古曰：將有其意。

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

怒，作色。

師古曰：不許其言陳勝為反作色，謂變動其色。

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燬其兵，視天下弗復用。

師古曰：燬，

銷也。視讀曰示。

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

師古曰：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字或作湊，並音于豆反。

安有反者，此特羣盜

鼠竊狗盜，師古曰：如鼠之竊如狗之盜。

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令捕誅。

補注：先謙曰：官本令作今，是史記亦作今，今，即也。今令字，史多相亂。淮南厲王傳，令復之，史記作今復之，亦謂即

復之也。後人不達今字之義，故改今爲令。

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迺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

必有襲，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履具云稱也。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

師古曰：還其所居也。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

〔補注〕周壽昌曰：生，史記作先生。漢時稱生即先生。如先師棘下生，即棘下先生也。此傳下呼叔孫生，亦諸生呼其師爲叔孫先生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迺亡去之。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辟，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

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補注〕先謙曰：索隱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

師古曰：刺，殺也。又音之充。反此則言專擊之愈上者耳。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猾，何也。

師古曰：猾，猾之人。通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

師古曰：蒙，猶被也。冒也。諸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

師古曰：搴，拔取音蹇。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張晏曰：后稷佐唐，欲令復知之。



〔補注〕沈欽韓曰。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淄水。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

通就其儀號。師古曰。就成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拔劍擊柱。〔補注〕先謙曰。官本拔作按。引宋祁

曰。按當。上患之。通知上益廢之。〔補注〕周壽昌曰。繁史記作厭爲宜。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

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

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因也。音扶目反。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

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爲使。者而徵諸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

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補注〕先謙曰。史記。面諛下有以得二字。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

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師古曰。言德行數百年。然後可定禮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德行作行。德是無也字。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

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爲學者。

師古曰左右謂近臣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葦野外

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澆曰謂曰孝樹地為葦也為學謂素有學術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蒞師古曰蒞與蒞同並音子悅反如說

是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如說謂上有置設縣索為習練處葦九字無尊卑之次也五字索隱引章昭云引繩為縣立蒞為葦賈逵云東茅以表位為蒞又纂文云總今之葦字先謙案縣者引繩營之使連綿也應說與章合特未為葦立訓如縣葦並釋故顯是之此注

如說當如集解所引有謂上九字今本誤脫也注春秋下當有一外字見晉語

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酒令羣臣習肄

師古曰肄亦習

也音弋二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習肄案肄二字古通作也

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

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曰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之儀

禮史家迫書十月補注先謙曰會十月連上為文謂令羣臣習肄以十月朝會也顏誤斷屬下

儀師古曰欲敘其下儀先平明

師古曰未

平明之前謁者治禮引呂次入殿門

補注沈欽韓曰治禮郎屬大鴻臚先謙曰前漢無治禮郎後漢大行令屬官有治禮郎亦不屬大鴻臚沈說誤此謂謁者掌治贊引之禮耳後書禮儀志鐘鳴謁者治禮引客羣

臣就位如儀

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步卒衛官是也宮廷不得解戍卒疑班改步卒為戍卒傳寫者誤戎為戍尋檢傳志無衛官之名且官不當在戍卒下宮官亦因形近而譌也設

兵補注先謙曰志與輶

張旗志師古曰志與輶

傳曰趨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

殿下郎中挾陛陛數百人

師古曰挾與挾同挾其兩旁每陛皆數百

也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呂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呂下陳東方西鄉

師古曰鄉皆讀曰嚮

大行設九賓臚句

傳。蘇林曰。上傳語皆下爲贖。下皆上爲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贖音廬。補注。劉攽曰。賓謂傳摺之摺。九賓。摺者九人掌贖句傳也。沈欽韓曰。司儀旅摺注。旅讀爲鴻臚之贖。贖陳

之也。賈之介九人。先謙曰。案隱引章注。更有漢俠。此以爲贖傳。以次傳令上也。十三字。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警而唱警。補注。先謙曰。執戟。史

記作執職。徐廣云。職一作幟。李慈銘云。幟俗

字。古止作職。此戟字蓋謬。漢惟郎執戟。上所云俠陛者也。引諸侯王目下至吏六百石。目次奉賀。自諸侯王目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

盡伏。補注。先謙曰。謂朝賀如禮也。史記作至禮畢。復置法酒。連下爲文。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補注。劉攽曰。謂朝畢。以法置酒也。

上禮畢盡伏。謂朝禮也。下皆伏抑首。謂置酒上壽也。故下文又結云。竟朝罷。無敢譴失禮者。若如顏說。則置法酒。便是羣臣飲不至醉。而上壽乃在下文。又語重複不序矣。周壽昌曰。法酒。言以法製酒。若宋之庫

酒。世稱官醞也。食貨志。請法古今官作酒。卽法酒也。猶志所云法錢也。顏劉說非。下云觴九行。卽言罷酒飲有限制。可無慮醉失禮也。

諸侍坐殿上。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百七十五。引擊虞決疑要。注曰。殿堂之上。惟天子居牀。其餘皆鋪幅席前設。皆伏抑首。師古曰。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目尊卑次起。上壽觴

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譴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酒今日

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爲太常也。補注。齊召南曰。按此文訂史記稱太常之失也。下文徙通爲奉常。亦然。漢初因秦官曰奉常。至景帝中六年始更名太常。賜金

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目爲郎。通出。皆目五百金賜

賜金

諸生。諸生。迺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召趙王如意。易

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目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曰。不早定扶蘇。胡

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共苦食。啖。如瀆曰。食無菜蔬為啖。

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

無味之食也。言共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淡音大。致反。補注先  
謙曰。共官本作攻。據注。攻字是。史記同。攻治也。不當訓擊。官本注致作噉。  
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師古曰。適

讀曰適。

臣願先伏誅。目頸血汗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師古曰。特但也。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

目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

位。迺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師古曰。又重為之也。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

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孟康曰。朝太后於長樂宮。補注。先謙曰。官本。孟康作師古。為音。于偽反。集解。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師古曰。非大朝。時中間小謁見。

數蹕煩民。師古曰。妨其往來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師古作孟。康索隱。章昭云。蹕。止人行也。中間往來。清道煩人也。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如瀆曰。作復道。方始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補注。先謙曰。黃圖武

康索隱。章昭云。蹕。止人行也。中間往來。清道煩人也。

如瀆曰。作復道。方始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補注。先謙曰。黃圖武



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畢沅疑訂長安圖志載漢故長安城圖。自未央宮而東。越武庫。南過鼎路門。取道高帝廟。南達長樂宮也。

通奏事。因請問。

師古曰。請。空隙之時。不欲對眾言之。

曰。陛下何自築復

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且日游於乘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且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高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殿。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

上行也。骨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在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爲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日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也。(補注)沈欽韓曰。衣冠

藏於陵寢。月朔則出游高廟。平祀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且衣在外牀上。寢令以急變聞者是也。先謙曰。集解引如說云。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不云宮中。三月與此不同。

子孫奈何乘宗廟道

曰行哉。

(補注)錄大昭曰。以南監本圖本作上。先謙曰。官本亦作上。是也。宗廟道。謂神道也。即衣冠往來所由。復道行空。故云乘其上。行。

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

師古曰。舉事不

當有過失。(補注)周壽昌曰。此周公對成王語。見史記梁孝王傳。

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

師古曰。原。重也。先自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

渭北。(補注)劉敞曰。渭北字宜屬上

句。先謙曰。劉說是黃圖。孝惠更於渭北建高帝廟。謂之原廟。

衣冠月出游之。

(補注)先謙曰。黃圖。高祖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三十五里。原廟既成。則陵寢衣冠。但月游原廟。不至城中高帝廟。故復道無妨也。

益廣宗廟

大孝之本。

(補注)先謙曰。史記有也。字句乃足。

上迺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菜。方今櫻桃孰。可

獻。師古曰。禮記曰。仲夏之月。羞曰含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耕反。

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曰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聘其知辯

師古曰縉紳儒者之服也解在郊祀志

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

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

師古曰此語本出慎子

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

儀

師古曰枹者鼓椎所曰擊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罷戰陣之事別創漢代之禮故云一王之儀也枹音桴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

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

不免鼎鑊

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音胡郭反

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自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

師古曰呂

諸呂僭差託病歸家

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

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曰安漢朝也從音七容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七作七

附會將相曰彊社稷身名俱榮其

最優乎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漢書四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淮南厲王長

(補注)周壽昌曰顏氏家訓風操篇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盧文弨云今淮南子凡長字皆作修

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

東垣過趙

(補注)先謙曰時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也

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

師古曰不敢更內之於宮中

為築外宮舍

之師古曰舍止也

及賈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

上有子

師古曰日謂往日(補注)先謙曰趙翼云史記作得幸上有身是時厲王尚未生何得言有子作有身為是周壽昌云上云有身此云有子蓋已生子也下文云厲王母已生厲王言既生厲王非是甫生高帝八年冬過趙幸美人有身九年十二月

賈高謀反事始覺計已逾年豈有身而尚未生子乎趙氏考之未審也先謙案史記作有身周說蓋得其實

吏言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

言呂后呂后妒不肯白辟陽侯不強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

師古曰日不理其母(補注)先

謙曰官本注呂作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家縣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謂父祖代居真定也十一年淮南

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補注先謙曰史記云王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注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

后時呂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呂為最親師古曰時高帝子唯二人在驕蹇數不奉

法師古曰蹇謂不順也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聲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

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迺往請辟陽侯補注先謙曰請謂也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裏金椎椎之師古曰裏古種字也謂曰金椎藏置裏中出而椎之命從者刑

之如淳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師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史記作刑之當從刑音相近而說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刑也王念孫云說文刑到也廣雅同案說文刑罰舉也從刀井亦聲刑到

也從刀井聲是刑訓為到與刑罰之刑不同到刑也是刑與到同義不必改刑為到齊召南云史記孝文紀及淮南傳並作從者魏敬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補注

宋祁曰時字浙本添先謙曰史記作趙事下云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浙本時字當在事下而誤倒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

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呂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



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爲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曰：「此歸

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補注：齊召南曰：此文以下文帝令海昭爲書責厲王，至王得書不悅，皆史記所無，而班

氏增補之者也。

文帝重自切責之。

如淳曰：重難也。

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子厲王書諫數之曰：

師古曰：數音所具反。

竊聞大

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目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

補注：先謙曰：盛美也。

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

不稱天資，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

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曰它郡地封之，不欲使錯在王國。

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

師古曰：卒終也。

使大

王得三縣之實，甚厚。

補注：先謙曰：新書淮離篇云：侯邑之在其國者，舉徙之他所，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

大王曰：「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

弟之歡，而殺列侯，目自爲名。」

補注：先謙曰：自爲，主名也。一曰：自居爲親殺讎之名也。

皇帝不使吏與其間，

師古曰：與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治其事。

赦大

王甚厚。

補注：沈欽韓曰：新書淮離篇：淮南王來入赴于乘之君。赴當爲仆，卽辟陽侯事。陛下爲稽顙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讓讓數語之罪，無加身者，舍人橫治等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不得捕王入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多

賜美人，殺金寶而歸。

漢法二千石缺。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漢字。

輒言漢補。

補注：先謙曰：言於漢廷而補之。

大王逐漢所置。

補注：沈欽韓曰：新書云：天子選功臣有諫者爲之相，吏王僅不願

踏而逐耳，無不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傲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石師古曰：執古委字，散謂曲也。大王欲

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師古曰：屬謂委棄之也。音之欲反。補注：何焯曰：屬國當謂傳國。於子洪亮吉曰：顏說是一說欲傳位於子，今詳上下文勢必不然。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

面之尊，甚厚。師古曰：毋失，不失也。南面之尊，謂王位也。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百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百負榜

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百千里為宅居，百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師古曰：沐亦頌字也。蒙冒也。沐，洗面也。音胡內反。身被創痍，師古曰：痍，傷也。音夷。百為子孫成

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百無

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言孝。父為之基，而

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百高兄，無禮。鄭氏曰：進

南王呼帝為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請守母冢自為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於兄耳。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師古曰：斷謂斬也。貴布衣一劍之任。

〔補注〕先謙曰：布衣任俠，惟以一劍自任，王乃貴尚其事也。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觸，動也。動

於情，則不自制而妄行也。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應劭曰：吳專請衛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常出

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補注〕先謙曰：時漢諸王得立高帝廟於其國，故昭云然。昔者周公誅

管叔，放蔡叔，召安周，齊桓殺其弟，召反國。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召安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

誅毒，并殺二弟，遷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召便事。應劭曰：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部陽侯，以懷國法也。師古曰：便，音頗而反。濟北舉兵，

皇帝誅之，召安漢。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召

安國便事，而欲召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補注〕何若瑤曰：按曲禮，太上貴德，左氏傳，太上以德撫民，又云：太上有立德，春秋正義，太上者最上之稱，經傳言

太上，皆謂五帝以前上聖之人，言欲望於太古上聖，亦不可得，甚言其不可也。先謙曰：天子尊無二上，故稱太上，何引正義，太上者最上之稱，得之詳文意，不當釋為太古上聖也。仍依如說為正。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

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補注〕錢大昭曰：舍匿，即季布傳，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是也。時長敢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故有是言。先謙曰：之，往也。言有罪逃往諸侯國，游而為客，宦而為官，或為奴僕，以

事人及平人容匿之者論其罪皆有師古曰言者有所主而坐其罪補注曰罪人逃匿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曰言者有所主而坐其罪補注曰罪人逃匿當坐之法也下乃言匿於王所者在王所則吏主其事者坐罪也言相不匡正舉奏當坐之今諸侯

子為吏者御史主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補注曰先謙曰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諸侯王之子在其國為吏者雖貴其國之御史主督察之下中尉同

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亡名數自古者內史縣令主補注錢大昭曰古南監本固本作占先謙曰官本作占是歸誼謂義來降名數戶籍

也萬石君傳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此言蠻夷歸義及流民之無名數自占籍為民者內史縣令主之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

干豫之不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曰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師古曰墮毀也布衣賁賤之人王既伏法

則賁賤之人反哀賁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賁賤之人反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呂羞先帝之德師古曰蓋辱也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

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恐畏死也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

師古曰師古曰追念臯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師古曰

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執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王得書不說師古曰說

師古曰發矢喻王得書不說師古曰說



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召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

兵器也。〔補注〕王念孫曰：案輦車為人輓行之車，則不得言四十乘。〔乘車，四馬車也。〕輦車當依史記作輦車。說文：輦，大車，駕馬也。周官：鄉師與其輦，鄭注：輦，駕馬，輓人輓行，故曰輦車。四十乘，世人多見輦，少見輦，故輦譌為輦。〔管子：海王篇：行服連輦者，今本輦為輦。〕先謙曰：谷口，馮翊縣，在今西安府醜泉縣東北七十里。

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迺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

敞行御史大夫事。〔補注〕宋祁曰：孝文三年，馮敞為典客，七年為御史大夫。先謙曰：長廢在六年，時敞尚未為御史大夫，行事者今署任。〔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

盜賊中尉臣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擬天子。師古曰：擬，比也。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

召其郎中春為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補注〕先謙曰：漢諸侯人，漢郡縣及諸侯國之人。為治冢室，賜與財物爵

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百二千石所當得。如淳曰：賜亡時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臣瓚曰：奉時者以二千石之秩祿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奉音扶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作所不當得考。

證云：監本脫不字，從史記增。先謙案注文，如薛顏三家所見漢書本皆無不字。裴駰集解亦止引如薛二說，未別加案語。似史記本無不字，後人增之也。史記下文又云：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敢與坐，謂飲食為冢室，娶婦以二千石，律奉之亦奉以二千石所當得之一證。

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大夫也。如淳曰：但，大夫名也。師古曰：既曰大夫但，又士伍開章，明其為大夫也。上言男子但等者，總謂反人耳，不妨但為大夫也。〔補注〕錢大昭曰：大夫，民爵第五級。士伍開章等

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士伍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

〔補注〕先謙曰：新書五美篇云：機奇敗章之謀不生。淮雜篇云：通棧奇之徒敗章之等。敗章即開章。避景帝諱改也。盧文弨云：漢書作柴奇。柴

與棧音義兩通。韓詩外傳載齊景公遊牛山事，有柴車。晏子春秋作棧車。此其證也。機疑因棧形近而譌。

欲召危宗廟社稷，謀使閔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奇

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閔忌謀殺召閉口。

師古曰：姓閔，名忌，閔音軒，殿助傳作閔字，音同耳。今流俗書本，此閔字或有作閉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

緒，故云。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

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廢小肥陵縣，在安豐縣東六十里。唐武德七年廢。地理通釋：八公山一名肥陵山，山下有小肥陵縣舊址，無考。一統志：肥陵廢縣，在鳳

陽府壽州東南。淮南厲王殺開章，葬之肥陵，是也。按隋志：淮南郡無肥陵縣，則亦唐初旋置旋廢也。舊唐志亦不載。李兆洛鳳臺縣志云：淮南厲王都壽春，殺開章，似不當遠葬諸安豐東。又八公山有肥陵之稱，而安豐以東傍肥水者，無山阜之迹。先謙曰：如沈說，則以肥陵為八公山者是也。然史記作肥陵邑，正義引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

北百餘里，與諸書合。蓋當時事覺，長令開章遠匿肥陵，彼知不可掩，乃殺之，即葬其處耳。李氏獻疑，未可據也。謾吏曰：不知安在。

師古曰：謾，誑也。實葬肥陵，誑云不知處，設音慢。又音莫，違反。次下亦同。〔補注〕王先謙曰：顏說非也。初言不知安在，謂告往捕之吏，不知開章所往，非謂不知葬處也。繼乃誑稱已死，陽表其墓，實未死也。迨吏窮知其詐，長知不可掩，乃令閔忌殺之。肥陵即葬其地，情事

如此，文特倒敘，遂致讀者難明耳。

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

師古曰：表者，豎木為之，若柱形也。

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

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詐捕命者，目除罪。

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師古曰：為音于，偽反。〔補注〕宋祁曰：舊本棄字下有之字。

擅罪人無告。劾樂治城且。自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且吞且下五十八人。(補注)先諫曰死罪及城且吞以下不應

教者長皆救之上城且。賜入爵關內侯。且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下。亦當有春字。史記有。

使者。(補注)沈欽韓曰新書云皇太后之飢賜逆拒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無臥以發書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補注)先諫曰。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

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問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逾後復反。即其事也。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四。且賜吏卒勞苦者。(補注)先諫曰。官本考證。按五十四。史記作五千匹是也。此書

刊本誤。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補注)周壽昌曰。織。南海王名。見高紀。史記多一民字。緣上南海民而誤也。若是民。何以能上書獻

璧帛乎。無民字是。先。忌擅燔其書不召聞。文穎曰。忌。問忌也。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補注)先諫曰。史記。此下有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

我自附漢。十七。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補注)先諫曰。史記

置作致。置致字古通。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補注)齊召南曰。按卽汝陰侯夏侯嬰也。淮南王反。事在孝文六年。嬰時尚為太僕

至八年。錢大昭曰。時灌嬰陳。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郵。置名也。師古曰。郵。行書之舍。音尤

〔補注〕先謙曰：嚴道，今雅州府樂縣。經縣治有環來山，在縣西五十里。遺其子，子母從居。師古曰：子母者，縣為築葢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補注〕先謙曰：史記

鹽下有斲字。炊食器席蓐。師古曰：炊器釜鬲之屬。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師古曰：食音似。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

從居。師古曰：上音子母，則有子者令從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則亦令從之。〔補注〕先謙曰：官本亦上無則字，是材人當從史記作才人。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載日輜車。師古

曰：輜，衣車也。音宿。令縣次傳。〔補注〕先謙曰：迺，以郵傳致之也。爰益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殿相傳，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

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即字

也。復音扶目反。〔補注〕王念孫曰：令當依史記作今，今復之，即復之也。師古注：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即字正釋今字，各本今作令，即涉注中令字而誤。史記汲黯傳：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今猶即今也。餘見釋詞。淮南王謂侍

者曰：誰謂乃公勇者。〔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吾安能勇四字。吾曰驕，不聞過，故至此。〔補注〕周壽昌曰：宋書文帝弟彭城王義康為孔熙

我乃不知，得罪為宜。迺不食而死。〔補注〕先謙曰：史記迺上有人，縣傳者不敢發車封。孟康曰：檻車有封也。〔補注〕先謙曰：蓋有感於斯語也。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二句。史記：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

下乃接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云云，是不敢發者畏其勇也。至雍，師古曰：雍，扶風雍縣。雍令發之，日死，聞上悲哭，謂爰益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



王益曰：淮南王不可奈何。〔補注〕先謙曰：不可奈何，猶言無可奈何也。謂王死不能復生。史記無淮南王三字。願陛下自寬。〔補注〕先謙曰：益語當參觀本傳。上曰：爲之奈何？

曰：獨斬丞相御史，曰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師古曰：逮，追捕之也。餽，亦饋字耳。

〔補注〕先謙曰：侍候問也。皆棄市。迺曰：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補注〕先謙曰：史記憐上有上字，不可去。王有

子四人，年皆七八歲。〔補注〕先謙曰：新書云：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立悲泣。洽矜臥，屣泣交頤，腸至腰肘，如纏維耳，豈能須臾忘哉。迺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

子賜爲陽周侯，子良爲東城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

人不相容。孟康曰：尺，帛斗粟，猶尚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臣瓚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況且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實讀是。〔補注〕沈欽韓曰：高誘序淮南書云：民歌之曰：一尺縵，好章董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

不能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師古曰：蘇及共工，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補注〕先謙曰：顏說非也。書大禹謨：言丹朱用殄厥世，蓋堯時實已逐之。他方舜在位乃封之。孟子言舜封象有庠，或曰放焉。史記鄒陽傳云：不合則骨肉放出不收，朱象管蔡是矣。是古有此語，特書文闕略，難可推究耳。官本注文在骨肉下。

天下稱聖，不曰私害公。〔補注〕先謙曰：史記聖下有何者二字。天下豈

曰爲我貪淮南地邪？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補注〕周壽昌曰：城陽王，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諡淮南王爲厲王。〔補注〕宋祁曰：越本無諡字。

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天，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

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良前

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補注)錢大昭曰：淮南二字，其相曰：(補注)關本不重，先謙曰：官本不重。

周壽昌曰：張釋之傳云：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此景帝三年事，則將兵之相，疑是釋之。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迺屬之。(師古曰：屬謂曰兵委之也。屬音之欲反。)相已將兵，因城

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說非，此蟲達之子耳。名達，達已先薨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作晉說非也。先謙曰：官本蟲作蟲捷，作健。

無也字。功臣表：蟲達子捷。季文元年嗣侯，不作捷。淮南王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

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王為貞信，迺勞苦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

徙之，及薨，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王邊越，數使使相交。(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徙為衡山王，王江北。(補注)先謙曰：廬江王王江南，得越

章廬江徙江北，則漢收二郡，斷其通越，任被傳略衡山數語可參證。

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亦欲自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

方術之士數千人。

〔補注〕齊召南曰：按此篇較史記有補有刪，詳序招客著書及入朝獻賦頌，此補史記之缺略也。下文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以下史記詳序伍被與王反習議論晁氏以別立伍被傳，故此從略耳。周壽昌曰：淮南

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高誘序蘇非作蘇飛，八人惟左吳雷被伍被見傳中。

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按藝文志雜家淮

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又詩賦有淮南王二十九篇，翠

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

張晏曰：黃，黃金；白，白銀也。

亦二十餘

巨賦四十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天文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呂安屬爲諸父。

師古曰：安於天子，服屬爲從父叔父。

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

師古曰：賜，賜書。

也。

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

師古曰：草，謂爲文之藁草。

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

師古曰：傳，謂解說之。

若毛詩傳〔補注〕王念孫曰：傳當爲傳，傳與賦古字通。〔舉隅〕數納以言，文紀數作傳，傳二十七年左傳作賦，論語公冶長篇可使治其賦也。釋文賦，梁武云：晉論作博。〕使爲離騷傳者，使約其大旨而爲之賦也。安辯博善爲文辭，故使作離騷賦。下文云：安又獻頌德及長安郡國頌，藝文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事與此並相類也。若謂使解釋離騷傳，則安才雖敏，豈能日受詔而食時成書乎？漢紀李武紀云：上使安作離騷賦，且受詔食時畢，高誘淮南鴻烈解序云：詔使爲離騷賦，且日受詔，日早食已。此皆本於漢書，御覽皇親部十六引此作離騷賦，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且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郡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晷莫然。

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

師古曰田粉

武安侯迎之霜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

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

補注王文彬曰文選吳都賦劉注賂貨也先謙曰

史記言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弔逆未有因及聞武安侯言大喜陰結寶客附借百姓為弔逆事

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呂厲王遷死感激安

補注先謙曰以安父廢徒道

死事感動之使為弔逆

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

補注先謙曰史記時上有起字此無起字不調蓋脫

彗星出長數

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曰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

具積金錢賂遺郡國

補注先謙曰郡守令國諸侯

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

師古曰性慧了而口辯

王愛陵多予金錢為中詞長安

孟康曰調音偵四方人曰反問為詞王使其女為偵於中也如瀛曰調音朽政反師古曰調有所候何也如音是矣偵者義與調同然音則異音丑政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調知處

音言約結上左右

補注周壽昌曰功臣表安平侯鄂千秋元孫但與淮南王女陵通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岸頭侯張次公元狩元年坐與淮南王女陵姦受財物免

元朔二年上賜淮南

王儿杖不朝后荼愛幸

師古曰茶者后名也音塗

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太子妃

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應劭曰修成



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補注〕先謙曰：外戚傳，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即此太子妃也。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迺與太子謀，令詐不受。三

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補注〕周壽昌曰：內房也。終不近妃。〔補注〕先謙曰：史記終上有三月二字。妃求去，王迺上書謝歸

之。〔補注〕先謙曰：高五王傳，修成君女，後茶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致，至也，牽引而致。

擊，致繫一作殿。〔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致，至也，牽引而致。擊二字皆形相近。太子學用劍，自目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巧者善用劍也。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

子。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磨毀之於王也。王使郎

中令斥免，欲曰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補注〕先謙曰：被爲郎中，乃郎中令屬官，故使郎中令斥免之。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

尉河南，河南治。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雖治其事。〔補注〕錢大昭曰：案壽春嚴正上書言淮南事，亦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又衡山王告太子不道，事下沛郡治趙太子丹事，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廣川王去事，治鉅鹿詔獄，此

重河南二字，疑衍文。先謙曰：據師古注，所見本已重河南二字，史記亦重，則二字非衍文也。正義以詔下其事，廷尉河南爲句。注云：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爲句。注云：逮謂追赴河南也。先謙案下文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下復云河南治，建辭引

太子及燕興，即兩河南上下分屬之明證。遂淮南太子。師古曰：道赴河南也。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師古曰：王與王后共計也。遂發兵，計未

定猶與十餘日。師古曰與讀曰豫會有詔即訊太子。師古曰即就也訊問也就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順王

讀曰豫

淮南問之不逮詣河南

丞順王

意不遣太子。師古曰從劾不敬王請相。補注先謙曰為丞乞請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師古曰從讀曰蹤王使人候

意不遣太子

師古曰從

司。師古曰入京師候司其事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

師古曰入京師候司其事

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迺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

訊驗王。師古曰即亦就也補注陳景雲曰中尉當是段宏考汲黯傳安以蓋侯王信任官再至九卿百官表亦偶違其名也先謙曰案陰案百官表云宏性殷也先謙案今表作中尉殷宏即段宏說詳汲黯傳王視漢中尉顏

少

師古曰即亦就也補注陳景雲曰中尉當是段宏考汲黯傳安以蓋侯王信任官再至九卿百官表亦偶違其名也先謙曰案陰案百官表云宏性殷也先謙案今表作中尉殷宏即段宏說詳汲黯傳

王視漢中尉顏

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計度更無罪度音徒各反不殺。中尉還言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

師古曰自計度更無罪度音徒各反

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師古曰雍闕曰壑格音開謂妓闕不行之補注宋祁曰景德本無求字先謙曰史記格上有應字案陰引崔浩云詔書莫擊匈奴而王雍過應莫者漢律所謂廢格則廢字不可少當弃市。

師古曰雍闕曰壑格音開謂妓闕不行之補注宋祁曰景德本無求字先謙曰史記格上有應字案陰引崔浩云詔書莫擊匈奴而王雍過應莫者漢律所謂廢格則廢字不可少

當弃市

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百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

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補注先謙曰謂刺殺漢使中尉至。即賀王。

補注先謙曰謂刺殺漢使

中尉至即賀王

王君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恥之爲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爲安道從也

言言上無男即喜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與下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對文漢不治三字不可去當是奪文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

曰爲妄言非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皆妄言耳非眞實也蘇林曰輿輶盡載之意補注先謙曰索部署兵所

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補注先謙曰膠東王寄常山王舜皆皇帝子諸侯竝爭吾可曰

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補注先謙曰行仁義上無煩加親字此親字當在高帝孫上後人傳寫誤倒耳上文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是其證史記亦誤陛下遇我厚吾能

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豎子不害最長師古曰王不愛后太子皆不曰爲子兄數孽庶也

知濶曰后不曰爲子太子不曰爲兄秩散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也時諸侯皆得分分子弟爲侯

師古曰分國邑百封之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爲侯陰結交師古曰與外人交通爲援欲害太子曰其父代之太

子知之數捕繫笞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補注周壽昌曰嚴正史記作莊王班氏

以明帝諱改莊為嚴  
正正則字近而譌也

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

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微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召其事下廷尉河南治。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上以  
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

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

〔補注〕先謙曰。辟陽侯子平嗣於孝景  
二年坐謀反自殺。國除。審卿蓋平子。

善丞相公孫

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迺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

張晏曰。探  
窮其根原。

河南

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王數召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曰。吳楚七國為效。

師古曰。言  
反事不成。

王引陳勝。吳

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

王銳欲發。

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  
鋒刃之銳利。故云銳也。

乃令宦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

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

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  
冠。秦滅楚。目其君冠賜御史。

欲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

蘇林曰。  
詐作得

罪人而西也。師古曰。為得罪之狀而去也。西。謂如京師也。〔補注〕先謙曰。為史記作偽。古為偽字通。故偽亦作為。左成九年傳。為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為不知釋文。疏云。為本作偽。詩采芣人之為言。疏引定本作偽言。白帖九十二引。亦作偽言。是其證也。為得罪



猶言詐得罪，不煩增文以成義。蘇以詐作二字，釋爲字之義。顏云爲得罪之狀，並如字讀失之。

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

師古曰：發兵謂王發兵反。〔補注〕先謙曰：索隱

崔浩曰：一日猶一朝，卒然無定時也。

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

如浩曰：目物蒙覆其頭而爲發去之，則其入欲之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師古曰：晉說是。〔補注〕先謙曰：易序卦傳蒙者蒙也，物之覆

也。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迺與伍被謀爲失火宮中。

〔補注〕先謙曰：爲亦讀曰。〔補注〕先謙曰：爲亦讀曰。〔補注〕先謙曰：爲亦讀曰。

相二千石救火，因

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

師古曰：求盜，卒之掌逐捕賊盜者。〔補注〕沈欽韓曰：求盜，亭長所部卒也。田仁代人爲求盜亭父，方言亭父或謂之緒郭璞曰：言衣赤也。是亭吏皆絳幘絳衣也。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卒衣也。既

文卒下云：謀人給事者衣爲卒，卒衣有顯識者，微下云：以絳帛著於背上，即此所謂求盜衣也。沈云：絳幘絳衣蓋誤。

持羽檄從南方來。

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解在高紀。〔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東方，按下文南越兵入，則南方是也。

呼言曰：南越兵入。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注〕先謙曰：史記無言字。

欲因召發兵，迺使人之廬江，會稽爲求盜，未決，廷尉召建辭連

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

相至，內史召出爲解。

師古曰：不應召而云已出也。解者解說也，若今言分疏矣。

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

來，無益也，即罷相。

師古曰：與遣出去。讀曰：與。

計猶與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召爲口

絕。〔補注〕先謙曰。謂無證其事者。迺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曰。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師古曰。會謂應。

建書而往也。〔補注〕王念孫曰。愈讀爲偷。故史記作王亦偷欲休。言偷安而不欲發兵也。上文云。王銳欲發。此云王偷欲休。二語正相反。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謂偷一小快也。燕策人之機。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難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史記蘇秦傳作愈。韓子雖一偷取多獸。淮南人間篇偷作愈。是偷與愈通也。而愈字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爲偷字矣。即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督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補注〕先

謙曰。此自刑及下安自刑殺。以刀刑傷之。並訓爲對。與上文刑之同義。

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目聞。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

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曰。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

諸侯各曰。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安賜謀反誅。並在元狩元年十一月。衡山反。謀發覺稍後。故上特原之。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

讓等四十三人。〔補注〕王先慎曰。按功臣恩澤侯表。元朔間。列侯無以讓名者。讓疑作襄。襄。平陽侯曹參。元孫。元光五年嗣。十六年薨。元朔六年正當嗣侯時。且據史漢表。功臣位次。平陽第二。蕭何第一。何曾孫。元朔元年坐不齋耐爲隸臣。

至元狩三年。慶始紹討。故此時列侯與讓。襄宜居首也。讓襄二字。古多相亂。周禮保氏注。襄。尺井。值也。釋文。襄本作讓。本書文。三王傳。梁平王襄。索隱云。漢書作讓。今各本仍作襄。是其證。

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

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有詐僞心，目亂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繞之。

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補注〕蘇輿曰：此春秋義說也。公羊莊三十二年，昭元年傳並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義同而文小異。木書叔孫通傳，博士諸生亦引入臣無將誅。

王莽傳：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文同公羊，而不言傳。越絕書敘外傳記，易之下，將春秋無將，蓋漢時義說如此，或以為春秋下脫傳字，非也。史記亦無傳字。  
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

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補注〕先謙曰：史記書下有節字。論國吏二百石目上及比者。師古曰：謂真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目上。宗

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補注〕先謙曰：官本官作宦史。

同。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為近幸之人，非吏人者。〔補注〕宋祁曰：姚本正文非吏它字下有者字。言章安之罪。師古曰：章明也。使天下明知

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補注〕先謙曰：據上文行邪僻。顏注：此僻字當為辟，中邪辟字亦不作僻也。丞相弘、廷尉湯等召問，上使宗正

百符節治王。〔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宗正劉栗也。汲黯傳作栗疾。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師古曰：夷謂誅滅之。

〔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又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郡。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次男孝，次女無采。姬徐來生子男女四

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具，亦

心結賓客，日應之，恐為所并。〔補注〕先謙曰：何被傳載淮南王言：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略衡山，王蓋其知淮南本謀矣。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

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擊吾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內史曰為非是，卻其獄。師古曰：卻，退也。〔補注〕先

謙曰：衡山內史也。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曰為田，有司請

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為置吏二百石，目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除國中，今日王之惡，天子皆為置。衡山王曰：此悲，與奚慈？張廣昌謀

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吏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吏猶言勉強也。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謂獎勵也。〔補注〕沈欽韓曰：縱，吏即慈通廣雅，慈通勸也。后乘舒死，

〔補注〕錢大昭曰：閩本無乘舒二字。立徐來為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師古曰：惡，謂讒毀也。下皆類此。曰：徐來使婢蠱

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目刃刑傷之，后曰：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



采嫁奔歸。師古曰：爲夫所奔而歸也。與客姦。〔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目數讓之。師古曰：上數音所角。反下數音所具反。無采。

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目計愛之。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目事計須撫之。與共毀太子。

王目故數繫笞太子。〔補注〕先謙曰：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旁妻。〔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傅母也。王

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補注〕先謙曰：史記自言下有

病字是也。謂太子實不病，雖自言病，而面有喜色，幸王死已得立也。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目汚之，欲并廢二子，而目已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

師古曰：已止也。數見譏諧無休止。欲與亂，目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爲壽，因據后股，求與臥。后怒，目告王。王迺召欲縛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強

食，請上書。〔補注〕先謙曰：官本強作始，引宋祁曰：始或作強。先謙案強食，猶言勞力加餐，此爲惡言以對王也。上書者，上書於天子，發孝無采姦亂事。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迺

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目親幸，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今居外家。

〔補注〕錢大昭曰：今南監本、閩本作令，先謙曰：官本作令，史記同。外家，史記作外宅，皆是也。

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

之。

師古曰：將讀曰獎。〔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日夜從容勸之。按上文曰：夜縱與王謀反事。縱與，史記亦作從容。從容，縱與音轉而義通也。班氏易此文從容為將養，是將養亦當與縱與同義。將謂扶進之，餘謂長育之。總謂導成其反謀耳。顏師古將為獎，獎養二字。

文義不屬。

王迺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枚赫，下同。

作輜車鍛矢。

〔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輜，兵車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鍛矢是也。本書膠東王傳

亦作鍛矢。王念孫云：案矢必有鏃，無庸更言鍛矢。膠東王傳作兵車鍛矢。師古曰：鍛矢，大鏃之矢，加大字以釋之。其矢也。迂矣。此作鍛矢，亦無義。鏃與鍛皆當為鏃字，形相近而誤也。〔說見淮南兵略篇〕案王氏讀書雜誌云：淮南子疾如錐矢，王引之云：錐當為鏃，下文云：疾如鏃矢。鏃亦鏃之誤。侯字，隸書作侯，佳字，隸書作佳，二形相似。旗字，隸書或作疾，形與侯亦相似。故鏃矢之字，非誤為錐，即誤為鏃。齊宿疾如錐矢，亦是鏃矢之誤。高注以錐矢為小矢，非也。史記蘇秦傳又誤作錐矢。索隱引呂覽貴卒篇：所為貴錐矢者，今本呂覽亦誤作鏃矢。莊子天下篇：鏃矢之疾，鏃亦鏃之誤。郭象音疾，非也。鷓冠子世兵篇：發如鏃矢。鏃本或作鏃，亦當以作鏃者為是。〔爾雅〕說矢云：金鏃羽謂之鏃。大雅行葦篇云：四鏃既鈞。周官司弓矢云：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矢人云：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土喪禮〕記作鏃矢。

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臣等。

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反時，請得漢節下。下邳者，〔補注〕先謙曰：詳吳王漢傳。

數稱引吳

楚反時計畫約束。

〔補注〕先謙曰：史記約束上有以字。

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目為淮南已

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如是。〔補注〕先謙曰衡山王云云賜與其下言如此也。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迺昆弟

語。師古曰為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美契約為反具。〔補注〕先謙曰美官本作共是。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補注〕先謙曰史記賜下有書字。

迺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贏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

兵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贏呂淮南事繫。師古曰漢有司捕繫之。〔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即字此即與則同字時淮南事覺連引及贏吏

捕繫之也。王聞之恐其言國陰事即上書告太子呂為不道事。〔補注〕先謙曰史記以作所是。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

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師古曰為頭首而藏匿之。孝呂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補

注〕先謙曰雅常也。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贏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

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師古曰就問之。〔補注〕周壽昌曰案公卿表中尉司馬安大行李息

王具吕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吕問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殺

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

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己反，而自得除反罪。〔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爲之說。

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

蠱，前後乘符，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爲郡。

〔補注〕先謙曰：史記爲衡山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

〔補注〕先謙曰：據表爲衡山王十二年，徙濟北一年。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衡山王十二年。

徙濟北十三年薨，當孝景五年，與漢表合。是徙二年當作徙一年，十四年當作十三年。

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

〔補注〕先謙曰：官本四作三，引宋祁曰：三或作四，案表王寬，天漢四年嗣，是式王三年薨，自孝景六年嗣位至

天漢三年，正五十四年，作三者誤也。式本表作成，史表作武，形近致誤，未知孰是。

子寬嗣，十二年。

〔補注〕先謙曰：表云十一年，後二年。〔後元二年也。脫元字。〕謀反自殺，此十二當爲十一之誤。

寬坐與父式王

后光，姬孝兒姦，詩人倫。

師古曰：詩，亂也。音布內反。

又祠祭祀祖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征和四年，書淮陽太守田廣

明爲鴻臚，五年遷，孝昭始元四年，書大鴻臚田廣明爲衛尉，此後元二年事。正當廣明爲鴻臚時，不容別有大鴻臚，利其人疑利爲明字之誤，又奪去廣字耳。

王自刃自剄死，國除爲北安縣，屬泰山郡。

〔補注〕錢文昕曰：地理志，泰山郡無北安縣，惟盧縣。注云：濟北王都，疑北安爲盧之誤，或初名北安，而後改盧也。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師古曰：此魯頌閟宮之章也。膺，當也。懲，艾也。荆，楚也。舒，羣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荆舒，士俗曠穰，好爲寇亂，常須自兵膺當而懲艾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之作也。

信哉



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曰承輔天子。

〔補注〕先謙曰：史記丞作承。按說文丞作丞，下云翊也。從

升從卩，從山，山高奉岳之意，承下云奉也。從手從卩，從升音義並同，故經典丞承字通用。

而刺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刺與專同，音之宛反。〔補注〕先謙曰：音上當有又字。

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

國。師古曰：仍類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

〔補注〕先謙曰：史記王下有過字。

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

師古曰：靡謂相隨從。〔補注〕王念孫曰：枚乘傳亦云漸靡使之然也。

案漸讀漸漬之漸，靡與摩同。〔學記〕相觀而善謂之摩。鄭注：摩，相切磋也。荀子：性惡篇，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即摩字。莊子：馬蹄篇，馬喜則交頸相靡。李頤曰：靡，摩也。靡字古讀若摩，故與摩通。說見唐韻正。漸靡即漸摩。董仲舒傳云：漸民以仁，靡民以誼，是也。師古於漸字無音，於靡字則前訓爲相隨從，後訓爲盡，皆失之。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漢書四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因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馬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蒯通范陽人也

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七：客謂臧生，即蒯生也。聲之輕重。先謙曰：范陽在今保定府定興縣南四十里。

本與武帝同諱

師古曰：本名爲徹。其後史家追書爲通。

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

補注：宋祁曰：一本定作燕。先謙曰：據張耳傳，武臣方下趙十城，引兵擊范陽時，未略燕地也。一本非。

號武信君。通說范

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因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日弔

之。通曰：足下爲令十餘年矣。

補注：先謙曰：通說范陽令，史記入之。張耳傳足下，上有秦法重三字，似不可省。

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鯨人之

首，甚衆。慈父孝子，所目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

李奇曰：東方人目物而地中爲事。師古曰：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傳。周官考工記又作苗音皆同耳。補注：先謙曰：史

記作

師古曰：施設也。立也。補

注：先謙曰：施行也。

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

補注：王念孫曰：接讀爲插。說文：插，刺內

也。內與入同。(大徐本，譌作刺肉也。據小徐本改。玉篇：廣韻，並作刺入也。)謂以刃刺入公腹，作接者，借字耳。周官：廩人，共其接盛。鄭注：接，讀爲一，報再祭之報。釋文：初洽反。是接有插音，故與插通也。上文李注：東方人以物插地中爲事。(番與插同。)此云接刃於公之腹，是事與插同義，插與接同字。史記：接刃作傳刃，是其明證也。而接字，師古無音，則是誤讀爲交接之接矣。

功。此通之所召弔者也。曰：何召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

信君而說之。師古曰：今將欲見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召爲殆矣。師古曰：殆危也。用臣之計，毋戰而

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召

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召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補注〕宋祁曰：一本利下有之字。錢大昭曰：南監本闕本有之字。則

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孟康曰：嬰，召城自繞。〔補注〕先謙曰：文選：曹植貴朝詩。李注：引說文：嬰，繞也。嬰城固守，謂繞城守禦耳。陳湯傳

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環城，猶繞城也。訓爲以城自繞，則非它皆類此。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師古曰：金，目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爲君計者，莫若召黃屋

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令衆皆見。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



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乘勢便易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言此說武臣武

臣曰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

(補注)先謙曰史記云趙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張耳傳同本書燕字駁文

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師古曰間使謂使人伺隙隙而單行何曰得無行且酈生

一士伏軾。(補注)先謙曰集解引章昭云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釣反將軍將數萬之衆迺下趙五十餘

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曰酈生爲欺已而亨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卽立信爲齊王呂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張

曰言背者云師古曰不欲顯言信曰何謂也師古曰不欲顯言通因請問師古曰不欲顯言曰天下初作難也師古曰建號者白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師古曰建號者白立為侯王呼師古曰建號者白音火

故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師古曰雜與鱗雜音相雜而累積飄至風起師古曰飄讀曰飄疾風音必通反師古曰建號者白沈欽韓曰魚鱗謂若鱗之相比次師古曰建號者白先謙曰飄史記作標是

也說文標火飛也今楚人猶謂火之飛起者曰標音補透反敘傳勝廣標起標起猶標至也此言士之趨赴如火之怒飛風之疾起也師古曰建號者白下言風起上不得復言飄至標飄音相近故標譌為飄師古讀飄為森者說文森火華也音盛與飄音不類蓋誤森為森森乃

飄字俗省又以飄為飄也說詳司馬相如傳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滅秦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所憂者唯此

勝數漢王將數十萬衆距鞏雒岨山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阻山河之險說文岨石戴土也阻險也此借字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

師古曰折挫也北奔張晏曰於成敗榮陽傷成泉泉體傷胸也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鬪逐

北至榮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補注然兵困於京索之間師古曰索迫西山而

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師古曰至銳氣挫於峻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師古曰罷百臣料之師古曰

曰料非天下賢聖其執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師古曰

臣願披心腹，墮肝膽。

師古曰：墮，設也。音火規反。〔補注〕王念孫曰：墮者，輸也。謂輸肝膽以相告也。左昭四年傳：國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宣人將墮幣焉。服虔注：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是古謂輸爲墮也。淮陰侯傳：披腹心。

輸肝膽，尤其明證矣。又鄒陽傳：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義與此同。師古亦誤訓爲設。

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

天下，鼎足而立。其孰莫敢先動。夫目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日制其後。

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

師古曰：鄉，讀曰嚮。齊國在東，故曰西嚮。止楚漢之戰，關士卒不死亡，故云請命。

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

之地。

〔補注〕先謙曰：史記淮作膠。

懷諸侯，日德深拱揖讓。

師古曰：深拱，猶高拱。

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

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

故相與爲刎頸之交。

〔補注〕宋祁曰：一本無之字。

及爭張嬖，陳釋之事。

師古曰：嬖，音一點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陳澤澤釋古通。

常山王奉頭鼠竄，日歸

漢王。

師古曰：言其迫窘逃亡，如鼠之竄。〔補注〕宋祁曰：史記韓信傳作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

借兵東下，戰於鄆北。成安君死於泜水之南。

師古曰：鄆，音呼各反。泜音祗，又音丁計反。

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驢也。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

〔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五：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而

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呂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懸陳釋之事者。

故臣曰：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師古曰：過猶誤也。補注：宋祁曰：楊本用諸名公本校，郭去必漢王之不危足下八字。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師古曰：伯句踐，師

曰：令句踐致霸。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犬亨。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亡，故呂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

與成安君。呂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目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

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呂令於趙，脅燕定齊。

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衆，遂斬龍且，西鄉呂報。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鄉讀曰嚮。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師古曰：報，師

曰：言其計略奇異世所希有。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師古曰：報，師

曰：安，焉也。此下亦爾。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爲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數日，

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存亡之機也。補注：沈欽韓曰：秦策：陳軫曰：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夫隨斷養之役者，失



萬乘之權。守儻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異爲儻。受二斛。音灼曰。石。斗石也。計誠知之。而決弗敢

師古曰。儻音都濫反。或曰。儻者一人之所負擔也。

行者。百事之禍也。(補注)先謙曰。謂計慮所及不能致其決。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蠶蠶之致毒。師古曰。與讀曰預。蠶。蟻也。蠶。毒也。蠶音丑界反。蠶音呼各反。孟賁之

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補注)先謙曰。史記童子作庸夫。又孟賁句上有賦驥。

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補注)先謙曰。史記童子作庸夫。又孟賁句上有賦驥。此言貴能

之獨獨。不如駑馬之安步。二句下有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知瘡聲之指麾也。三句。

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歎時之不可失。(補注)沈欽韓曰。感語范蠡曰。臣聞之。得時無忘。時不再來。願

師古曰。告。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

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矜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告。令罷去。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

爲巫。天下既定。後信自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

是齊辯士蒯通。酒詔齊召蒯通。(補注)先謙曰。詔齊王。肥捕之也。史記召作捕。通至上。欲享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曰。若汝也。通曰。狗

各吠非其主。(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陌之狗。吠幾幾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張晏曰。鹿喻帝位。天

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師古曰。顧念也。可殫誅邪。師古曰。殫盡也。上迺赦之。至齊

師古曰。顧念也。殫盡也。

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

師古曰劫而取

之不從則殺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師古曰自恥從亂目為醜惡也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

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

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目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

過所善諸母語呂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補注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即

東縊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曰縊亂麻音於粉反補注先謙曰縊與蘊通文選西京賦既蘊崇之又行火焉是也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治

謂婦治死犬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速也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東縊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

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

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

補注洪亮吉

曰案列子言嫁于衛意同謂雅嫁往也方言自家而出謂之嫁

未嘗卑節下意目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目爲上賓

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音字克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初通善齊人安

其生補注先謙曰史記漢紀作安期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補注先謙曰通及安其生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目材能稱爲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

士招致英雋百百數被爲冠首師古曰最居其上也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補注先謙曰微密也後王坐東

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補注周壽昌曰漢制諸侯王國止有中尉掌武職無將軍將軍天子之官也淮南王簡呼伍被故被以亡國爲言衛山王傳號其子孝曰將軍時王有逆計也被曰

王安得亡國之言乎補注先謙曰據史記淮南王傳王以謀反斥雷被事削色復召被與謀被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

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

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對曰不臣將爲大王畫計耳補注先謙曰官本不臣作小臣引宋祁曰越本作下臣先謙案作

不是不即否字。王問被許寡人乎而被答以否也。史記作被曰。不直來為大王。豈耳。是其明證。下文亦止稱臣。不云小臣。下臣也。小下二字。皆後人以不字為誤而改之耳。

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

形。師古曰。言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預見之。

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壹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

心。目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

(補注)先謙曰。史記庭作廷。是下漢廷不誤。又此文與史記序次不同。皆班氏刪改不備載。

被曰。天下治。王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曰。公何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

(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也。字引宋祁曰。新本去也。皆得其理。

上之舉錯。遵古之道。

師古曰。錯音千故反。

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

服。羌犍貢獻。東甌入朝。

師古曰。甌。西南夷也。音浦北反。

廣長榆。

如淳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曰為塞者也。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即隋書傳所云榆谿舊塞是也。或謂之榆中。

開朔方。

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

(補注)宋祁曰。漸本句未有也字。

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

將軍將而制山東。公目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

目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

(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神力。引宋祁曰。一本作材力。絕人。一本作人材。如此。漸本作身材。如此。先謙



案史記作材幹絕人，  
被以爲材能如此。

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須

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

王曰：夫蓼太子，

眼虛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采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曰食地爲號，文言外家姓，近爲得之，亦猶漢之栗太子也。

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曰爲

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曰爲吳舉兵，非邪？被

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

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酒曰祭，祠時唯尊長者曰酒沃爵。師古曰：如說是也。

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

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曰爲錢，煮海水，曰爲鹽，伐江陵之木，曰爲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

合從，

（補注）先謙曰：去吳則爲六國，七當爲六字之誤也。鄒陽傳亦誤，可互證。

舉兵而西，破大梁，收狐父，

師古曰：在梁碭之間也。父音甫。

奔走而還，爲越所禽，死於丹

徒。師古曰：卽今澗州丹徒縣也。

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爲天下戮。

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之一曰天下之大戮也。

夫曰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

天遠衆而不見時也。

（補注）先謙曰：不見時，猶言不知時，史記作不知。

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張晏曰：不成卽死，一言耳。臣瓚曰：或有一言云曰死報也。師古曰：二說死，並非也。言

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危亡目此致死也補注劉放曰此言所死雖不同等是死耳王

且吳何知

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

師古曰言不知塞成皋口而今漢將得出之是不知反計也

今我令緩先要成皋之口

章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不言其

姓今流俗書本於緩上妄加樓字非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樓緩集解綱案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遇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先謙案裴在顏前所見漢書如此則本書無樓字明矣據下周被陳定此不應獨稱名或班書偶佚之史記所稱容與六國時人先

後同名必併史記疑為後人所益亦未必然也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師古

曰如此計則漢河南郡唯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澹曰言此北尚有雒陽在耳餘皆不屬曠阻其豁谷可得

通行者有數處補注王念孫曰案如以行為可得通行則數行二字義不相屬故增字以釋之曰可得通行者有數處殆失之迂矣余謂爾雅毛傳並云行道也通谷數行言豁谷之可通者有數道也

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曰為何如對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

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聞矣

如澹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閒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閒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為閒也補注宋龍曰

漸本注文此者作比者先謙曰顏注中間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鄉無應即還路師古曰鄉已有當為中已有閒有閒即謂有隙可乘

衡山勢不得不發。〔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卽無應，奈何。衡山傳云：衡山王賜恐爲所并，以知淮南本謀也。被曰：略衡山，曰擊盧江。〔補注〕先謙曰：虞誤。官本及史記作盧。有尋陽之

船。〔補注〕沈欽韓曰：通典：漢尋陽故縣在江北，今蕪春郡界。晉溫嶠移於江南。先謙曰：尋陽，廬江縣，今黃州府黃梅縣北。守下雉之城。孟康曰：下雉，江夏縣名。師古曰：雉，音羊氏反。〔補注〕先謙曰：下雉，江夏縣，今武昌府興國州東南。結

九江之浦。〔補注〕先謙曰：九江詳地理志。絕豫章之口。〔補注〕先謙曰：正義卽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強弩臨江而守，曰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

通勁越，屈強江淮間。師古曰：屈，音具勿反。可曰：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曰爲什八

九成。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三臣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皆以爲有禍，什事九成。公獨曰：爲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

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嚮應。師古曰：呼，音火。被反。嚮讀曰響。西

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曰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

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補注〕先謙曰：有道，術之士謂儒生也。燔詩書，滅聖迹，棄禮義，任

刑法，轉海濱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潤，通也。海濱謂緣海涯之地。潤音類，又音寶。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女子紡績，

不足於葢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

是百姓力屈。師古曰。風盡也。音其勿反。補注。先謙曰。屈字雙聲。不當為其上注文。音其勿反。其乃具字之誤。廣韻。區勿切。集韻。渠勿切。區渠具音一也。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

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種也。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補注。先謙曰。正義引括

地志云。宜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

攻百越。師古曰。五嶺。解在張耳傳。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任囂謂趙佗曰。聞陳勝等作亂。秦桀叛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後。佗始自為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陳

勝乃反。此蓋佗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也。補注。沈欽韓曰。據淮南人間訓。秦皇使尉屠睢伐越。三年不解甲弛弩。越人攻秦。大破之。殺尉屠睢。與尉佗事不相涉。勸助傳淮南王諫伐閩越。亦言之。淮南書。即佗被殺等所撰。然則被今陳辭。無容不知而妄說趙佗也。先謙曰。史記。此下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三句。案臨嶺攻越。佗亦從役。惟止王在後耳。此文不言王越。即為無累辨士之言。雖可徵實也。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

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與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閩左之戍。師古曰。閩左。解在食貨志。父不靈

子。兄不安弟。師古曰。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為亂者。十室



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補注）沈欽韓曰易緯通卦驗云亡行之名合胡誰代者起東南周壽昌曰高帝先幾後發可補本紀所未及開

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中間不經一歲也呼音火故反）劉項竝和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胡計反嚮讀曰響）所謂蹈環豎（補注）先謙曰史記

作蹈環

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間曰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

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壹齊海內汜愛蒸庶（師古曰汜音普也蒸亦衆也汜音敷翻反）布

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響

之應聲響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楊作揚考證云楊應作楊楊熊秦將見高紀先謙案漢書從木從手之字多通作非誤字樊噲夏侯嬰傳亦作揚熊其作楊者後人所改

獨楊熊作揚熊不改後遂以爲與楊異姓矣王曰陳勝吳廣論之被目爲過矣（師古曰過誤也）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

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

分委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補注）沈欽韓曰書大傳以爲微子作先謙曰史記正作微子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



死曾不如匹夫。〔補注〕錢大昭曰：今孟子無此文。或曰：孟子外篇文止此二句下。是伍被引仲之詞。王氏藝文志攷證合下二句皆為孟子非是。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

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補注〕先謙曰：言上賜之。為羣臣先。師古曰：在羣臣先死。〔補注〕宋身死于

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被因流涕而起。〔補注〕先謙曰：史記云：於是王氣怒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與此不同。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言傲

幸邪。師古曰：微，要也。幸，非望之福也。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

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言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師古曰：謂許為此文書，令徙人也。〔補注〕先謙曰：請奏請也。許為丞相御史奏請徙人之書。徙郡國豪

桀及耐罪目上。〔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祁曰：耐解在高祖解先謙案下解字衍。目赦令除家產五十萬目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目

赦令除，謂遇赦免罪者。〔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赦令除其罪。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師古曰：促其期日。又偽為左右郡司空，上林中郡官詔獄書。晉灼曰：百官表

宗正有左右郡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補注〕宋祁曰：趙本無偽字，今謝本郭本亦無。先謙曰：左右郡司空者，左右司空及郡司空也。百官表：宗正屬官都司空，無左右二字。少府遇有左右司空，晉說非也。又表云：護軍都尉武

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顏注亦云：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先謙案：文云上林中郡官，疑上林

二字不當如晉注連上為文中都官亦不當訓京師諸官府，或中都官自屬上林，後隸護軍都尉也。若如顏說，則但稱中都官，即可以

該諸官府何必更師古曰追對獄補注先逮諸侯太子及幸臣謙曰幸臣親近用事之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補注

先謙曰史記作辯武徐師古曰黨黨可召徵幸謙曰黨王曰此可也雖然吾言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為此詐直自發兵而已

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縱跡如此補注先謙曰天子召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

湯進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

為上客補注先謙曰彭祖蓋敬肅久之太子疑齊已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音相乖補注宋肅曰言當作意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

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

豪猾攻剽為姦師古曰剽劫也音類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王作至引宋肅曰至後宮姦本至作王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

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補注宋肅曰別本也作弟上書訟太子

皇言充通逃小臣，苟為姦譎，激怒聖朝。

師古曰：譎，古說字也。

欲取必於萬乘，目復私怨。

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也。復，報也。音扶目反。

後雖亨醢。

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

師古曰：選取勇敢之士，已自隨。補注：先諫曰：已目字同，官本作以。

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目贖丹罪，上不

許，竟敗趙太子。

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補注：先諫曰：詳景十三王傳。

初，充召見犬臺宮。

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本犬臺有作太臺字者，誤也。漢無太臺宮也。補注：周壽

昌曰：黃圖，犬臺宮在長安西二十八里。

自請願目所常被服冠見上。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補注：宋祁曰：冠字上常有衣字，王念孫曰：宋說是也。既言被服，則常有衣字，下文衣紗縠禪衣，即承此衣字言之。脫去衣字。

則上與被服不相屬，下與禪衣不相應矣。御覽居處部一引此，無衣字。亦後人以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二十布帛部三引此，皆有衣字。

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

師古曰：紗縠，紡績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縠者為縠。禪衣制若今

之朝服中禪也。漢官儀曰：武宣中，郎將衣紗縠禪衣。禪音單字，從衣，次下亦同。

曲裾後垂交輸。

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輸，制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誼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

袍上挂全幅，緝角割，名曰交輸。裁也。師古曰：如蘇二說皆是也。補注：沈欽韓曰：要子問篇：衣不務於隅，眡之削。淮南本經訓：衣無隅差之削，釋名：裾，倨然直，則裾本直也。曲裾者，深衣注云：鉤邊，若今曲裾也。正義云：是今朝服之曲裾。蓋古制本直，稱元端服是也。曲

裾則深衣之制，而漢明帝以為朱衣朝服，後垂者，釋名云：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交輸者，玉藻：衽當旁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正義云：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為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

幅交解之，闊頭尺二寸，袂頭廣六寸，裳幅下廣尺二寸，上闊六寸，袂頭闊上，交裂一幅而為之。按此則一幅斜翦若燕尾，裳服注所云燕尾二尺五寸，即交輸裁者也。先諫曰：官本注續作續是。

冠禪繩步搖冠，飛翾之纓。

服皮曰冠。揮纒。放行步則搖。曰爲羽作纒也。蘇林曰。析翠爲羽。作纒也。臣瓚曰。飛翮之纒。謂如罽異者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纒。織絲爲之。卽今方目紗是也。纒音山。爾反。搖。音戈。招反。〔補注〕沈欽韓曰。士冠禮注。纒一幅長六尺。足以緝髮而結之。按以揮纒束髮。訖然後加冠筓。充復以首飾。若步搖之冠也。服以揮纒卽是冠。非也。先謙曰。上冠古玩反。下冠如字。步搖冠名。晉書載。詔慕容廆。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敕樊巖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充趙人。與燕代密邇。則步搖冠乃其鄉俗。故是充所常被服也。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捷如崖岸之形。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旣至

前。問曰。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曰敵爲師。事不可豫圖。上

曰。充爲謁者。使匈奴還。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

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文穎曰。令貴戚身待於北軍也。奏可。充卽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

軍者。〔補注〕宋祁曰。〔補注〕先謙曰。以所劾水名作召。移劾門衛。〔補注〕先謙曰。以所奏劾移文於門衛也。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

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曰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曰。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中。曰中。

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師古曰。武帝之姑。卽陳皇后母也。〔補注〕陳景雲曰。案功臣表。館陶公主子堂邑侯陳季當也。須元鼎元年坐毋公主卒。服未除云云。卽主卒於元狩之末。及江充貴幸。主沒已十餘年。



前隨字謂隨字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補注〕劉攽曰：是時太后已崩，言太后詔者，素得此詔，許其行馳道中也。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曰：從公主

之車謂也盡劫沒入官。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甘泉。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補注〕錢大昕曰：後閭本作先，周壽昌曰：從上從帝也。充時在上側得行其議

搆也。顏謂也逢太子家使。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請問者也。使音山吏反。乘車馬行馳道中，充召屬吏。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

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曰：教敕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教敕左右。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

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太始三年，直指使者江充為水衡都尉，五年為太

子所斬，不云前謂也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

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師古

曰：崇，謂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故其謂也於是上召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之。〔補注〕先謙

曰：官本注謂也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處。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視詛者，令胡巫視鬼，詐曰酒醴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汗染地上為祠祭之處，目誣其人也。〔補注〕先謙

未有也字。



曰：「說皆非也，巫能視鬼，故田蚡傳蚡疾，一身盡痛，上使視鬼者，瞻之是也，夜祠者，夜祠禱而祝詛者也。」下息夫躬傳，卽其證。言捕蠱及夜祠之人，豫埋偶人於其居，又以他物染汗其處，託爲鬼魅之迹，迺使胡巫視鬼所染汗，令共知有埋蠱處，從而掘之。

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

師古曰：「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鑷也，灼，炙也。鉗音其炎反。」

民轉相誣，曰：「巫蠱。」吏輒劾曰：「大逆亡道，坐而死。」

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

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曰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

師古曰：「三輔書事云：充使胡巫作而蠱之。」

太子懼不能自

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

〔補注〕周壽昌曰：「漢世斥人曰虜，充趙人，呼爲趙虜，猶妻敬齊人，高帝斥之曰齊虜也。」

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

師古曰：「乃汝也。」

迺復亂。

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語在戾園傳。

師古曰：「卽武五子傳也，其中敘戾園，太子後加設置園邑，故云戾園。」

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爲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

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

容貌壯麗，爲衆所異。哀帝

初卽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目爲援，交游日廣。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先是長安孫寵

亦目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

師古曰：「爲太守，免而歸也。」

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卽位，而人有告中

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

〔補注〕周壽昌曰：中山孝王興，元帝子馮太后後。本元帝昭儀馮奉世女。外戚傳云：為哀帝祖母傳。

太后陷以祝詛罪，令自殺，所謂其罪不明也。

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

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道。徑自通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道徑作徑道。

躬與寵謀曰：上

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開邪臣託往事，曰為大山石立而先帝龍

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議。〔補注〕周壽昌曰：先當作宜。

東平王雲曰：故與其後日夜祠祭祝詛上。

〔補注〕先謙曰：雲，思王宇子宣帝孫。

欲求非望。

〔師古曰〕言求帝位也。

而後舅伍宏反，因方術，言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

〔師古曰〕杓，所目抒挹也。字與勺同音，上灼反。

荆軻之變，必

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

〔補注〕先謙曰：發，官本作察。引宋祁曰：察當作發。

躬寵迺與中郎右

師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

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

誅。〔師古曰〕謂者，后之名也。

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

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自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為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

侯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傾覆有

佞邪材補注先謙曰傾覆言傾險反覆也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撓也撓音呼高反不可任用嘉曰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

議亡所避衆畏其口見之仄目師古曰仄古側字也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謂毀也音丁禮反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

縮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萎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望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駘

不曉政事師古曰駘愚也音五駘反諸曹目下僕慙不足數師古曰僕慙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反慙古速字補注錢大昭曰詩林有檟檟毛傳檟小木也僕慙與檟檟字異而義同謂其材小弱不任用沈欽韓

曰僕慙字當爲檟檟杜牧集上吏部高尙書狀人惟檟檟又賀平竟項表臣辭在小郡檟檟散材皆用此尉繚子吳起與秦人戰檟之蓋足以蔽霜露亦謂以小材作蓋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師古曰卒讀曰梓

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噪譁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噪古叫字譁音火故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噪聲嗚嗚也王念孫曰東崖猶東方耳非必東海之邊也廣雅匡方也是匡與方同義

故文選蘇武詩曰各在天一方古詩曰各在天一涯李善注引廣雅匡方曰匡並與崖通先謙曰東崖王說是謂關東郡國也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師古曰竟讀曰境京師

雖有武彊精兵補注沈欽韓曰彊是錄之借字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音口婢反補注沈欽韓曰方

音中步爲跬。《說文》作跬。凡舉足先右左足未親是爲中步。荀子勸學篇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爾雅》跬。

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

文顯曰押音押習之押。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

羽檄檄之插羽者也。解在高紀。

小夫慝臣之徒。憤眊不知所爲。

師古曰憤心亂也。眊目闇也。憤音工內反。眊音莫報反。

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

藥仰首而飲藥。

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百富國彊兵。今爲京師土地肥饒。

〔補注〕先謙曰

官本無爲字。

可度地執水泉。廣溉灌之利。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郡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

注太倉下。曰省轉輸。議不可成。迺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

〔補注〕先謙曰丁哀帝母家傅祖母家也。詳外戚傳。

孔鄉侯晏與躬

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曰爲單于當。曰十一月入塞。後

曰病爲解。

師古曰自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蹇強盛。

蘇林曰蹇音款。嚏之聲。音灼曰音詩。載蹇其尾之蹇。師古曰曰字言之。音音是音竹二反。而匈奴傳服虔乃音獻。蹇

之捷。既已失之。末俗學者。又改蹇字爲蹇。曰應服氏之音。尤離真矣。〔補注〕宋祁曰正文蹇字上。當有微字。錢大昭曰爰匈奴傳作援。先謙曰官本款嚏之蹇。作之嚏。是無詩字及獻蹇之三字。

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迹。

孟康曰烏孫先王也。〔補注〕錢大昭曰孫字衍。

居彊煌之地。臣瓚曰是其國所都地名。擁十

舉兵南伐。并烏孫

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爰遣使者來上書曰。所召遣子侍單于者。非

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師古曰。謂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補注。沈欽韓曰。車師前王庭

也。後漢為伊吾虛聲之變。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服虔曰。謀者。舉兵伐解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曰事而應之。沮其所為。不用

兵革。所目為貴耳。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接者。則間諜之。令其解散也。補注。沈欽韓曰。語見孫子謀攻篇。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

公孫祿。曰為中國常。曰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

補注。先謙曰。蕃與藩同。今單于曰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

也。師古曰。竟。讀曰境。躬倚祿曰。師古曰。捨。從後引之也。謂引。聽其言也。音居綺反。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然。張晏曰。幾。音翼。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欲有其事。則為謀策自壞之。補注。先謙曰。幾

如字。讀。幾先。謂幾之先見也。躬言為國家計於幾先。謀於將然也。張顏句讀未明。因而誤解。豫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謀之。為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曰其犬

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榮感守心。太白



高而芒光。又角星。菲於河鼓。師古曰：菲讀與學同。補注：其法為有兵亂。占險之法也。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

郡國。補注：先謙曰：哀紀在四年。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師古曰：敕，整也。行音下更反。斬一郡守。曰

立威。震四夷。補注：先謙曰：震謂警動之。因曰厭應變異。師古曰：厭，音一涉反。上然之。曰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曰行不曰

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曰敕戒人君。師古曰：見謂顯

也。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說，讀曰悅。辨士見一端。或妄曰意傅著星歷。師古曰：傅讀

也。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臬。郭展曰：郡守請侯相。車馳詣闕。交臂就

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音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其實未

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師古曰：調。古詔字。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

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曰：繆。讀曰穆。曰敗其師。師古曰：謂敗於殺。悔過自責。疾誅誤之臣。思

黃髮之言。

師古曰：語在秦誓。

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日先入之語為主。

師古曰：先入謂躬先。上為此計入於帝耳。

不聽。遂下詔曰：聞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

師古曰：謂玄象。

未聞將軍惻然深目爲意，簡練

戎士，繕修干戈。

師古曰：繕補也。

器用監惡。

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師古曰：音公戶反。

孰當督之。

師古曰：督，視察也。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

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

師古曰：堪爲將軍者凡舉二人。〔補注〕劉攽曰：將軍二人，但謂令將軍舉二人，中二千石一人耳。顏失之。周壽昌曰：既云

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尚不足爲將軍耶。此明云中二千石各舉一人，將軍舉二人，先讓曰：劉周說是哀紀。建平四年冬，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兵法有大慮者不云舉將軍也。

就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

軍，陽安侯丁明又爲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

〔補注〕先謙曰：明本爲衛將軍，因以晏爲衛將軍，更明爲票騎將軍，而兩人並大司馬故云。又也據公卿表，在元壽元年

正月辛丑，哀紀云：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

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云：辛亥，賜金安車，駟馬，免，距辛丑十日。

而丞相御

史奏躬臯過，上繇是惡躬等。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

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諉之策。

師古曰：諉，詐辭也。音虛遠反。

欲目誑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爲名。

〔補注〕先謙曰：交遊

交結奔走之也。其免躬龍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姦人曰為侯家富，常

夜守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曰：祝盜方，曰：桑東南指枝為七。師古曰：桑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

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持七招指祝盜。師古曰：或招或指。所曰求福掛禍也。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

笑朝廷所進。〔補注〕先謙曰：進謂進用之人。侯星宿視天子吉凶。〔補注〕先謙曰：官本侯作候是。與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補注〕

先謙曰：百官表。廷尉有左右監。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譁。師古曰：譁，古呼字，音火故反。〔補注〕宋祁曰：漸本躬字下更有躬字。因僇仆吏就問，云咽已絕。

師古曰：咽，喉嚨音一千反。血從鼻耳出，食頃死。〔補注〕先謙曰：表云：元靈二年下獄死。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師古曰：親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竈，祝

詛上，大逆不道，聖弃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補注〕周壽昌曰：充漢，躬妻名。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師古曰：終身不得仕。

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

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曰。〔補注〕先謙曰：官本下不提行。

玄雲泱鬱，將安歸兮。師古曰：泱鬱，盛貌。泱，音焉。朗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雲作靈，注焉作烏。鷹隼橫厲，鸞俳侖兮。師古曰：鷹，疾飛也。鸞，神鳥也。赤靈之精，亦色五采，雜形中五音，俳侖，謂不得其所也。

增若浮焱，動則機兮。師古曰：增，弋射矢也。焱，疾風也。言增弋張設，其疾若風，動則機發。焱，音必達反。〔補注〕先謙曰：焱當正作燄，說文焱下云：大走兒。飄下云：扶搖風也。初學記引作疾風也。一切經音義十六：飄，暴風也。藜棘

棧棧，曷可棲兮。師古曰：棧，棧，衆盛貌。音仕巾反。〔補注〕宋祁曰：棧當作棧。王先慎曰：字書無棧字。宋說是也。列子力命篇：張湛注：棧車，謂編木爲之。此言藜棘衆盛如木之編列也。先謙曰：官本巾作山是。發忠忘身，自

繞罔兮，冤頸折翼，庸得往兮。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罔，於讎人之網，何用得去也。師古曰：冤，屈也。張說是。〔補注〕沈欽韓曰：列女傳：陶嬰宣作歌曰：黃鵠早真兮，七年不雙。冤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冤讀

同。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曼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不用己，爲大臣目置治也。臣噴曰：萑蘭，泣涕，蘭干也。師古曰：噴，說是萑音完。〔補注〕先謙曰：萑蘭，卽法蘭之異文。〔李白詩〕曲終涕泣，蘭韓愈詩：念時涕泣，蘭後人

皆作法蘭，無作萑蘭者矣。蓋涕泣漫漶，故云法蘭。楊子法言：陽氣親天，萬物丸蘭，言萬物盛滿也。丸蘭亦萑蘭之異文。官本置作致，是此通作字。心結惜兮，傷肝。師古曰：結，惜亂也。孟康曰：惜音骨。〔補注〕沈欽韓曰：廣雅：結，不解也。惜同

結。虹蜺曜兮，日微。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而有照曜，以蔽日月。云：謬言流。行忠良浸微也。〔補注〕先謙曰：日喻主上，非謂忠良。孽杳冥兮，未開。如道曰：虹蜺，覆日光，明謂之孽。師古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痛

入天兮，鳴謫，冤際絕兮，誰語。張晏曰：躬自日被謫，枉而與君絕也。師古曰：鳴謫者，曰鳥自喻也。誰語，言無所告語也。謫音火，故反。音牛助反。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

察。張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師古曰：列，謂陳列其本心。秋風爲我唵，浮雲爲我陰。師古曰：唵，古吟字。嗟若是兮，欲何留。師古曰：言變故知。是何用久留而生。撫神龍兮，摠



其須師古曰：鑑與擊同謂執持之。游曠迥兮反亡期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生。補注：何焯曰：顏說非也。乃高舉遠遊，不復反顧之意。觀上撫神龍之文可見。班史所謂如其文者，指上冤頸折翼，若為其萌兆耳。先謙曰：官本迥

作週，引宋祁曰：雄失據兮世我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據，乃思我耳。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姚本迥作週。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應劭曰：事具論語。崩通一說而喪三僞應劭曰：享餼食其敗田橫驕韓信也。補注：先謙曰：橫當作廣。其得不亨者幸也。

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李奇曰：詐為王畫策而讎見納也。師古曰：讎讀曰集，謂被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為王畫詐偽之策而見納用也。補注：先謙曰：集官本作售是也。引宋祁曰：注

云：售，姚本作集。先謙案集又售之誤。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師古曰：謂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也。事見虞書補注。先謙曰：官本錄作錄是。詩歌青蠅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

止於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益蠅之為蟲，毀汙白黑，日喻佞人，變亂善惡。春秋曰：來禍敗多矣。昔子暈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暈謂隱公曰：吾將為君殺威公，曰殺為太宰，公曰：為其少故

今將授之矣。暈懼，反譖隱公而殺之。補注：先謙曰：注桓作威，邈宋諱，官本仍作桓，後人所改。樂書構卻而晉厲弑應劭曰：樂書使楚公子茂語厲公曰：郟陵之戰，卻至目為必敗，欲奉孫周曰代君也。公信之，而滅三卻。樂書因是反

試厲公。補注：宋祁曰：注文孫周，姚本作孫同。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楚公子茂，晉語作楚王子發，鉤先謙案，茂當作茂。豎牛奔仲，叔孫卒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嬖子也。仲，正妻子也。牛讒仲，叔孫怒而逐之。奔齊，叔孫牛餓殺之。

邱伯毀季，昭公逐張晏曰：邱昭伯毀季，平子於昭公昭公伐平子不勝，因出奔齊。費忌納女，楚建走應劭曰：楚平王為太子建娶於秦，無忌曰：秦女美甚，勸王自納之，因而構焉。云其怨望，今將呼令王殺之。



〔補注〕先謙曰案此。宰詭譎胥夫差喪。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詭曰伍員白曰先王謀臣心常執執。李園進妹春申

斃。張晏曰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申君。已有身使妹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

立為太子後孝烈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補注〕先謙曰李當為考。上官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為上官子蘭所譖見放逐。趙高敗斯二

世。張晏曰趙高譖殺李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婿閻。伊戾坎盟宋湮死。李奇曰伊戾為太子博無寵欲敗太子言而楚客盟謀

樂攻二世於望夷宮乞為黔首不聽乃縊而死。宋許歆血加盟書曰證之公曰故殺湮師古曰湮音在

反。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絲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師古曰覆音芳

福反絲與由同。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漢書四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萬石君石奮〔補注〕沈欽韓曰萬石非史例也史公之誤也當改正案嚴延年馮勣秦彭家世並有萬石之號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溫師古曰溫河內之縣〔補注〕先謙曰今懷慶府溫縣西南三十里

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史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師古曰若汝也何戚屬對曰

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

人目奮為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潔者也外有書謁令奮受之也涓音涓〔補注〕錢大昭曰陳平世家云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受平謁即其事也徙其家長安中戚

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補注〕劉放曰此里偶名戚里爾高祖以奮姊為美人故使居戚里示有親戚之義猶武帝時封小史遺鄉因曰遺汝周壽昌曰索隱長安記戚里在城內長安志注云高祖娶石奮姊為美人移家於長安

戚中號之曰戚里帝王之姻戚也據此戚里因石奮家而名 曰姊為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

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曰舉皆也  
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呂奮為

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呂其恭敬履度故難之補注周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

非其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乙一作仁皆曰馴行孝謹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補注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

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號萬石君補注王文彬曰集架也人臣尊寵乃舉聚其門即謂一門貴

寵耳不煩曲說先謙曰王說是也迺舉集其門句屬下讀則人臣尊寵四字謂意不完且凡訓最計是當號萬石之義已見何必云總合其一門乎

孝景季年萬石君自上大夫祿歸老于家自歲時為朝臣師古曰豫朝請補注沈欽韓曰尹文子天道篇魏王立賜獻玉

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撫軾蓋為子孫謂小吏來歸謁補注先謙曰謂官本作

敬也補注先謙曰軾史記作式是為古謂為通用史記作為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

孫有過失不諫讓為便坐師古曰便坐於側之處非正室也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迺許子

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整勅之貌補注王先惠曰顏說誤論語申申如也皇疏申申心和也

集解引馬注申申和舒之貌也不訓謹敕此與下文訴訴同意而與唯謹反對言和

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師古

而有節也。史記燕下有居字。僕訴訴如也。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訴讀與閭閻同。謹敬之貌也。音牛巾反。補注：周壽昌曰：顏說非也。宜如晉訓作欣。言僕僕皆有欣欣自得之色。乃形容其善化人也。若如顏訓作

謹敬，則下何必加唯謹。師古曰：唯，目二字乎。先謙曰：周說是。唯，謹敬為先。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也。禮記曰：執親之喪。

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曰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實行，皆自曰為不及也。師古曰：實，重也。補注：王文彬曰：論語：文勝質則野，質實則野，皇疏：實實也。言齊魯尚實行，猶自以為不及萬石君家。下文言儒者文多質少，兩實字義同。顏說未安。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曰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實

太后曰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曰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

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恙，憂病。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補注：劉奉世曰：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非郎官也。按霍光秉政亦沐，然則漢公卿以下皆有沐也。入子

舍。師古曰：入諸子舍，自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矣。補注：沈欽韓曰：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子侍親有退坐之處。太子坐東廂視膳，即子舍也。上文云謁親，則在親所，非私室矣。顏說非。先謙曰：官本注舍上有之字。竊問侍者，取親中

帶，廁身自澣洒。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帶，音投。賈逵解周官云：帶，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也。中受薰函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帶。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為侯帶。師古曰：親謂父也。中帶者，今言中衣也。廁，帶者，近身

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言說是矣。洒，音先禮反。補注：沈欽韓曰：孟康謂帶為受薰函是也。說文：帶，樂帶短版。蓋薰函以短版為之。若云帶為小衫，何故言廁帶謂反閉小袖衫為侯帶。按釋名：反閉，帶之小者也。卻向著之，領含於項，反於背，後閉其帶也。此今小兒



著之以漿垢汗。又云齊人謂如衫而小袖曰侯頭。唐韻：襜褕，小衫，則侯頭乃襜褕之譌。論當爲褕矣。是反閉侯頭，本是二物，又不作論，聲同而義別。晉說非，李慈銘曰：清即今圍字，曹當作槽，論當作審。淮南注：審，空也。先謙曰：集解引論中受薰者，也作審行中受薰者也。下論亦作審，反門作反閉，是侯論作侯審。下有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九字，先謙案說文：帶，下裳也。古者裳亦得通稱衣。（曲禮：振衣趨隅，兩手擺衣，疏：箕云：衣謂裳也。）故顏釋中帶爲中衣，釋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大衣之中，也是中衣非近身緊服矣。疑釋名誤也。古書中衷通作說文：衷，裏衣，從衣，中聲。春秋傳：皆衷其相服，謂該漢書音義引字林：裏衣也。是近身服之，乃謂之中衣，非在大衣之中，小衣之外也。中帶者，近身下裳，今有褌之袴，俗謂之小衣者，是矣。廁論集解引徐廣曰：論築牆短版也。廁論謂廁垣牆，建隍於其側，澆也。一讀論爲寶，言建又自洗澆廁寶，廁寶，澆除穢惡之穴也。先謙案：沈駿晉說是矣。據說文云：論爲築牆短版。（長板爲棧，築牆兩面短版爲論，築牆兩頭。）無行清及受薰函之義，即以版爲薰函，亦何取於築牆之版。徐謂隍於廁，垣牆既非論字本訓，且廁論上更須加文以成義。若廁寶之說，尤不可通。班氏贊云：石建澆衣，初未旁及他穢糞之物，則諸家之說皆非也。廁訓爲側（本書汲冢傳注：廁，牀邊側也。張釋之傳注：廁序之邊側也。史記張耳傳索隱：廁者，隱側之處。徐注云：隍於其側，正與索隱合。特不當又言廁潤耳。）論當作審，徐讀爲寶。（史漢作論，諸家皆用審義，是古本有作審者。說文：審，穿木戶也。一日空中也。此徐讀論爲寶所本。）一切經音義九引三蒼云：審，門邊小寶也。禮儒行注：圭審，門旁審也。穿牆爲之，如圭矣。禮月令：穿寶竈，注：入地，隋曰寶，方曰審。廣韻：寶，水寶也。然則審當是傍室中門牆穿穴入地，空中以出水。今楚俗尚

有之。建取親中看，隱身側近審邊，自澆洒之耳。故下文云：不敢令萬石君知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目爲常。建奏事於上前，卽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師古曰：有可言，謂有事當奏諫。（補注）先謙曰：史記乃言作恣言，灌夫傳分別言田寶事，蓋其一端。至廷見，如不能言者。

師古曰：廷見，謂當朝而見時。上言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徒居陵里。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補注）劉攽曰：長安中自有里名陵，非茂陵里也。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

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補注)先諫曰。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師古曰。內史

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貴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余。(補注)先諫曰。顯炎武云。反言之也。言貴而驕人當如此乎。顏注未是。

先諫案反言之是也。而云當如此。迺謝罷慶。師古曰。告令去。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補注)齊召南曰。按前文云高

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則漢之二年也。至元朔五年凡八十五載萬石君盡一百歲建以衰毀歲餘卒蓋亦八十歲矣。洪亮吉曰。奮卒時年九十六先諫曰。洪亮是。建哭泣哀思杖酒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建讀之驚恐曰書馬

者與尾而五。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師古曰。馬字下曲者為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補注)先諫曰。獲譴。史記作上。譴下有甚惶恐三字。其為

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補注)周壽昌曰。公卿表不載。師古曰。為上。御出。御車而出。上問車中幾馬慶曰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音無所治。問(補注)王文彬曰。不治猶言無為。

先諫曰。史記作不言。為立石相祠。(補注)周壽昌曰。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後世生祠之始。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遷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本七作十案慶元二年為御史大夫通七歲作十者誤也。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

尊之子孫至孝其目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巨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

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

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衛反(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則九卿屬上句讀漢書既刪去至字則九卿屬下句讀言當時九卿更互用事不倚丞相也。事不關決

於慶。(補注)先謙曰關通白也。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服

曰咸音減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宜三人。(補注)先謙曰官本三作二是忠見郊祀志司馬相如諸傳宜見賈吏傳。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

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召適之。師古曰適讀曰隨。上召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師古

曰輿讀曰豫。(補注)先謙曰特原之。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目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

以其議不合事理非慶所能為也。得待罪丞相疲驚無目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

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開者河水滔陸晉灼曰滔漫也師古曰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陞塞師古曰陞填也音因

甚憂之是故巡方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東方諸州補注劉奉世曰後禮嵩嶽通八神孟康曰八神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禮嵩嶽通八神神祀記志

八神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有濟淮江則不特東方州也宋祁曰注諸州州字當作侯禮嵩嶽通八神神祀記志

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也已止也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曰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為流入設法

又禁吏之重賦也一曰去者謂吏出使而侵擾居人目自便也補注劉敞曰是時設此法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竝

見師古曰况賜也見顯示也朕方答氣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修整以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之意補注錢大昭曰氣聞本作瑞先謙曰天見神物是以瑞氣相應故曰氣應地理志風雨時節有和氣之應是曰

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比校考也音類寐反補注劉奉世曰比近也此言因巡守經過閭里與民委任有司然則

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師古曰曠空也人不舉職是空其官補注先謙曰然則猶然而言朕意委任有司然而官曠民愁至於盜賊公行也古者則與而同義說見王引之經傳釋詞文選郡陽上吳王書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貢不能

安其位亦明矣本書郡陽傳然則作然而燕策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史記蘇秦傳然而作然則是然而與然則同義也

往年觀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



流民愈多計文不改

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如瀋曰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師古曰如說是

君不繩責長吏而請目興徙四十萬口

補注劉奉世曰興

讀如

軍興搖蕩百姓

師古曰蕩動也

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

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瀋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所率而井徒如說近之補注王文彬曰孟子變其

殺率陸注率法也言無罪而坐以適徒之法服說近之特不當言刑耳先謙曰注文率上當有坐字

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

粟為庶人

服虔曰慶自目居相位不能理請入粟贖已罪退為庶人

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

師古曰懷此志補注先謙曰志官本作心引宋祁云浙本注此心字下有也字

位

師古曰搖動百姓使其危急而自欲去位

欲安歸難乎

師古曰目此危難之事欲歸之何人

君其反室

師古曰若此自謂理當然者可還家補注王先慎曰猶言歸休矣顏說贊

報反室自目為得許欲上印綬掾史目為見責甚深而終目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

師古曰令

自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諡曰恬侯中子德慶愛

之上目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除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坐刑性獲入獄贖論恩澤侯表坐失法問上祠不如令完為城旦

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

至二千石者十三人

補注先謙曰至上史記有更字

及慶死後稍目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大陵縣屬太原不屬代郡漢晉以山南太原之地屬代呂戲車為郎事文帝

國故繫大陵於代先謙曰文三王傳太原王參徙為代王復并得太原即其時也

服虔曰力士能扶戲車也應劭曰能左右趨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除狹篇賢良曰今吏道墮而不選戲車鼎躍咸出補吏西京賦建戲車樹修府御覽五百六十六梁元帝纂要百戲起於秦漢戲車見李尤平樂觀賦

通典樂六舞論伎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師古曰無它餘志念也(補注)王先慎曰謂無它材能也與下文無它屬義別類說非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

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穆有二心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執何綰服虔曰不

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古曰何即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補注)劉奉世曰誰何漢之通語不須解為借問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不誰呵綰疑誰呵是誰何之訛綰曰曰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為謹儆日日益甚(補注)先謙

曰詩忝民威儀是力鄭箋力猶勤也本書司馬遷王莽傳注竝同謹力猶言勤謹願說非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日得驂乘乎師古曰言何以

得參乘(補注)先謙曰綰曰臣代戲車士(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臣從車士從字貫下為句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

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以此特識之對曰死罪病(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死罪實病言當日不來固死罪實亦病耳實字似不可去上賜之劍綰曰

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所好故多敬移易買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曰施施延也音弋豉反(補注)沈欽韓

曰。施讀如字。言劍服用所施。故常易也。先謙曰。古人佩劍。乃常施而常易者。施讀如字。於義為備。不勞改讀。沈說是也。  
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中也。盛音成。

削音先召反。補注。周壽昌曰。劍在削室。不待言盛。謂什襲藏之。以敬君賜也。先謙曰。周說是。此常盛涉下常字而誤。史記作尙盛是也。  
師古曰。蒙謂覆蔽之。

讓它將。上目為廉忠實。無它腸。  
師古曰。心腸之內。無他惡。補注。宋祁云。一本它作心。先謙曰。有功能。謂是其廉也。召飲不行。賜劍不服。是忠實也。無它腸。言一心事主耳。

王太傅。補注。先謙曰。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  
師古曰。公三歲。目軍功封。

綰為建陵侯。明年。補注。先謙曰。按表。綰以六年四月封。距擊吳楚三歲而廢太子在四年。則明年者擊吳楚之明年也。  
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補注。

先謙曰。集解引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  
上目綰為長者不忍。補注。周壽昌曰。中尉掌徵循京師。綰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

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  
師古曰。劉

舍。補注。先謙曰。公卿表中三年下。書綰為御史大夫。四年遷後元。下。書綰為丞相。實四歲。五字當正作四。  
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補注。然自初宦。目至。

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補注。周壽昌曰。武紀。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武帝承文景尚黃老之後。獨能尊儒向學。得董仲舒諸人。皆綰言導之。僅附見於紀。而傳不

載先諫曰無可言  
謂無可嘗讓也

上目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

補注周壽昌曰據

武紀公卿表賈嬰  
傳中字當正作初

丞相召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

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棺不申其冤補注先諫曰君字蓋詔書稱之史

駁免之補注先諫曰據賈  
嬰傳稱病以免也

後薨補注先諫曰據表  
推之薨在元光四年

諡曰哀侯子信嗣坐耐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

補注先諫曰官本持上有將字

已而同舍郎覺亡

意不疑

師古曰證其盜取補注先諫曰官本注謬作疑是史記同舍郎作金主亡作妄屬下文讀是也言覺竊已備言覺亡轉不成義疑本作妄轉寫誤脫其中耳

不疑謝有之

師古曰告云實取補注宋那曰別本無謝字

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目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

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景帝中六年中大夫令直不疑更為衛尉此傳

脫令字中大夫令本衛尉也景帝初改後復先諫曰錢說非也據史記稍遷上有文帝稱舉四字是文帝時遷官不得據景帝

朝廷

見人或毀不疑

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補注劉敞曰朝廷見人謂進官也先諫曰見顯也凡人猶言顯者劉說是也

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柰其善盜嫂

何也師古曰盜謂私之

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目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

御史大夫

〔補注〕錢大昭曰：據表由衛尉遷。

天子修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

師古曰：塞音先代反。〔補注〕先謙曰：正義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地也。

武帝即

位，與丞相綰俱目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

〔補注〕先謙曰：如前任者所為非有大利害不輒改變也。

唯恐人之知其為吏

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薨，諡曰信侯。傅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不疑子相如相如子望坐酎金失侯，而本書功臣表作侯望坐酎

金免，望堅兩字相似，未知孰正，但俱不云名彭祖也。

周仁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周文，其字也。

其先任城人也，目鑿見。

師古曰：見於天子。

景帝為太子時，為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

初立，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

服虔曰：實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溼袴，是目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服虔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為

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

常衣弊補衣，溼袴，期為不潔清。

師古曰：故為不潔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溼讀曰尿，尿袴者，為小袴，目藉其尿。〔補注〕劉奉世曰：袴非小袴，能藉則近絮矣。此常

袴溼，其上，不洗濯之，以其不潔之故，人惡遠之，乃得至後宮也。何焯曰：為郎中令侍中，不敢溼，乃為小袴以藉，慎之至也。王文彬曰：急就篇：襜褕褌褌，顏注：袴合襜謂之襜，廣雅：襜無襜者謂之襜。據此，則袴必有襜。此溼袴，蓋於大袴之中，別為小袴以承溼者，

顏說是也。〔方言〕：大袴謂之倒頓，小袴謂之接打。御覽六百九十五引魏舊事：楊平善裁袴，以官絹百匹，作小袴百枚，蓋以形製小，故曰枚。仁為人懶惰不檢，故常如此，非至帝所始然。何謂為慎之至，失之李慈銘曰：溼本禹貢：泗水既西之溼字，借為沈休之休字音。



奴惡切。又借爲便屨之屨字。音奴甲切。說文尾部。舉人小便也。從尾水會意。今禹貢水名皆借用爾字。而目是得幸入臥內。(補注)

休疑二字用者。匙也。清同淨。本字當作澀。先謙曰。官本作故爲不潔。清引宋祁云。越本作期爲不潔。清。王文彬曰。以是承上文陰重不泄言。帝知其人慎密。故得幸入臥內也。至敝衣潤袴云云。特牽連及之。非得幸之由。如劉說是入內供奉者。必皆不潔矣。因不潔而得幸。理之所無。且劉既云人惡遠之。又何以得至後宮乎。(補注)

先謙曰。於上史記有景帝二字是也。此奪。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不泄也。)上時問人。(師古曰。問以他人之善惡。)先謙曰。下云。然亦無所毀。則上自察之。爲無所推薦。而此問人。乃是以其人之材賢爲

問也。如顏說。則然亦無所毀爲賢矣。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先謙曰。史記如此作以此。屬下讀。與上文以是覆。班改如此爲優。景帝

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終字。疑此終字涉下文而衍。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

受。武帝立。爲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之。)先謙曰。王先慎曰。重雖有敬難二義。此特言以先帝臣敬之耳。重字當訓敬。不必牽涉下文。仁乃病免。並訓爲難也。先謙曰。官本注之作也。仁乃病免。目

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音賜。則各本作歐。誤也。案史記作歐。集解音於友反。師古用孟音。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先謙曰。史記少子作庶子。

歐孝文時。目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備名目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云。刑刑家名。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一也。此說非。)先謙曰。劉攽曰。予謂刑名者。即



并學兩家術耳。沈欽韓曰：趙策：蘇子謂秦王曰：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尹文子：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曰：形名不可不正。此刑名當為形名也。管韓說苑等書：凡形名皆為刑字，荀子：疆國篇：愛利則形，韓詩外傳六：作刑是其證也。史遷云：法家嚴而少恩，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藝文志：申商之徒為法家，尹文、公孫龍等為名家，二家相去絕遠，漢亦以法家為刑名，蓋錯舉刑名於張恢生者是也。張敞所治，則公孫龍之刑名也，先謙曰：沈說極晰，但敞所治，非公孫龍之刑名，即畫錯所治之刑名，故下文云：然其人長者，若是治名家之學，則然字為贅文矣，又應言其不言按人，具獄涕泣，以明長者之實，見敞治刑名，然其人不刻深，故可喜也，下文然其人長者，史記作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重言以見意，語尤明顯，官本注一作二是。

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為御史大夫。  
（補注）錢大昕曰：公補表：敞代安國為御史大夫，在元光四年，非元朔也，任御史大夫五年，以老請退，則在元朔中耳，表於景帝五年，書安邱侯張敞為奉常，據傳：敞為安邱侯，既少子，未嘗嗣侯，此表之誤也，又表於景帝元年，有廷尉敞，不書姓，疑亦張敞也，先謙曰：表等武建元元年，下書中尉張敞，九年，遷元光四年，下書中尉張敞，代安國是其名歐，敞敞得互寫也。

長者處官，師古曰：朝與專同，又音之寃反。官屬目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  
師古曰：退令更平番之，（補注）宋祁云：注文舊本番作幡，先謙曰：案

若今言，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  
如滄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因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恨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情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補注）沈欽韓

曰：史記作面對而封之，按面因封上其奏，使知當死，必面封者，恐因有冤也，周禮：小司寇讀書則用法，鄭司農云：若今時讀鞠已，乃論之，唐書百官志：大理寺丞，徒以上囚，則呼與家屬告罪，問其服否，晉說是周壽昌曰：據晉注，則似本文元有對字奪去也。

其

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以寵。自上大夫祿。歸老子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訥。遲也。敏。疾也。

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

師古曰。與。

讀曰歎。補注。先謙曰。史記止贊三人。不及塞侯。後云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謂君子讒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案塞侯受譴不自明。君子以為非直道。故不取之。

是曰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

石建之滌衣。周仁為垢汙。君子譏之。

補注。先謙曰。石建滌衣。自是孝道。君子譏之。蓋以為非大臣之體。



文三王傳第十七

漢書四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

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呂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

〔補注〕先謙曰：史漢表云二月乙卯。

武為代王。

〔補注〕先謙曰：史表都中部。

四年徙為淮

陽王。

〔補注〕先謙曰：四年者文帝四年本表云三年徙淮陽。

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

師古曰：總數其為王之年。

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

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

師古曰：比，類也。留，謂留在京師。〔補注〕先謙曰：十八年留也。據史表：七年八年十年入朝，傳不言者，自王梁後數之。

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

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

〔補注〕先謙曰：事又見寶嬰傳至誠直也。

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

〔補注〕先謙曰四齊先擊梁棘壁。

文穎曰地名〔補注〕先謙曰詳吳王傳。

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

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補注〕而先謙曰城謂增築之顏說非。

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呂距吳楚。

〔補注〕周壽昌曰梁孝王時人材頗多汲黯傳中傅伯應劭注梁人為孝王將素抗直儒林傳丁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魏丁將軍皆在此役者也。

吳楚呂

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

孟康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同〔補注〕王先慎

曰廣雅釋詁略取也左宣十五年傳以略狄土注咸十二年傳略其武夫注並同史記貨殖傳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略略猶夫妻推豎行詣遷處魏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呂布與遷〔韓運〕奉〔楊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遷是皆略連文孟康以略字闕下文非也梁所殺虜略者謂梁所殺吳楚之士卒虜吳楚之生口略吳楚之財。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產與漢相當耳史記世家作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則句讀益明裴駢彼注又引孟注立訓疏矣。

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

蘇林曰陳畧北縣〔補注〕齊召南曰高陽鄉聚名非縣也酈食其傳陳畧高陽人又云請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即此高陽

矣先謙曰集解徐廣云在陳畧圍縣司馬彪云圍有高陽亭也。

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

師古曰道謂賞〔補注〕宋祁曰當於言下添也字。

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

〔補注〕先謙曰索隱蓋言其者非實辭正義括地志云兔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穰殿樓龍岫雁池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

備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廣睢陽城七十里。

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竹而後下和之者稱大睢陽曲今題目為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補注〕先謙曰索隱引蘇林云廣其徑也。



治宮室爲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如瀆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復音方目反。

〔補注〕沈欽韓曰任昉述異記梁孝王平臺至今存有。兼取洲。是藻洲。梳洗潭。元和志。平臺在宋州廣城縣四十里。商邱縣志。縣東北十七里有平臺集。接城界。先謙曰史記作五十餘里。

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

出稱警入言趨。

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趨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趨。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補注〕沈欽韓曰若後世之鳴鞭喝探也。詳見唐書輿衛志。儀衛諸志。先謙曰史記作出言趨。

入言。疑於天子。

師古曰疑比也。音疑。〔補注〕先謙曰景帝聞不善王得韓安國爲解。詳安國傳。

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

陽之屬。

師古曰言皆游梁。〔補注〕先謙曰索隱周禮有奇詭之人。鄭玄云奇詭詭怪非常也。

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

軍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

師古曰鉅萬百萬也。有百萬者言凡百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十作千。引宋祁曰千萬一作十。又官本注有作且是案史記云多作兵器弩弓。

矛數十萬。索隱引如瀆云巨亦大。與大百萬同也。車昭云大百萬今萬萬。

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

王於闕下。

鄧展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四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四馬。師古曰輿卽車也。瓚說是。〔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使使持節乘輿駟馬。文義較明。官本注四並作駟是。

既朝上疏因留

目太后故入則侍帝同登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

〔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諸侯王有謁者郎。

著引籍出入天

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略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所著藉引出入天子殿門是也著藉猶言通籍言以梁王侍臣姓名著於門籍引之出入殿門無門籍不得擅出入竇嬰傳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是其證此籍字誤倒在引下耳 與漢宦

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召梁王為嗣大臣及爰盜等有所關說於帝補注王先慎曰索隱

子是有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案小司馬二說皆非也關通也禮曾子問注關中言之儀禮

喪服傳注關已許嫁疏皆訓為通關說即通說通說於景帝猶言進言於帝耳本書侯幸傳公卿皆因關說師古注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開津立調拘曲史記侯幸傳索隱注曰關通也其說是矣本書霍光傳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

吳志呂範傳範必關白不敢專計關白即通白與關說義同先謙曰官本考證按積先生具言其事見梁孝王世家後 太后議 格服虔曰格音格關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關師古曰蘇音張說是補注錢大昭曰格音格關國本作格者格關也先謙曰集解如淳曰歧閣不得下索隱引服虔云格謂格關不行與此異疑索隱誤也

召嗣事師古曰不敢更目此事言於太后補注先謙曰史記太 事祕世莫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 后議格下作亦遂不敢復言以梁王為嗣事與本書義異

梁王怨爰盜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盜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

子意梁師古曰意疑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

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師古曰姓軒丘名豹補注錢大昭曰楚 及內史安國師古曰即韓安國補注皆泣諫王王迺 文王庶子食采於軒丘因以為氏見廣韻 先謙曰官本無即字

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梁王恐，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

〔補注〕先謙曰：案此與鄒陽傳合互證。安國傳：梁事兩次皆安國因長公主入言得釋。或疑此文為誤，非也。上文稱內史安國，此不當有韓字，則是衍文。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補注〕先謙曰：史表三十一年來朝。既至

關，茅蘭說王。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也。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補注〕王文彬曰：張說非也。後漢禮儀志：大喪，諸侯王車皆去輔輻，疏布惡輪，是喪禮原有布車之制。然太后尙存，而謂王藉布車，自比喪人，決非

當日情事。此蓋不欲人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補注〕先謙曰：史記不重

外字，是也。車騎居外，不知王處，文義自顯。若云關外人皆不知王處，則不當獨著一外字，蓋衍文。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弟憂恐。〔補注〕錢大昭曰：弟，南監本闕。本作帝。史記作景帝，先謙曰：官本作帝，是。於是

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

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入朝。〔補注〕先謙曰：景帝中六年。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補注〕先謙曰：梁

隱引述征記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正義：括地志云：梁山在郟州壽張縣南三十五里，即獵處也。案唐之壽張，前漢之壽良縣，屬東郡。今泰安府東平州西南。梁山在州西南五十里。高祖十一年立子恢為梁王，罷東郡，頗益梁疑，以故郡之良山改名梁山，或光武諱叔父名，改壽良為壽張。此良山，時人遂併改梁山耳。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張晏曰：足當處下，所目輔身也。今出背上。

皇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而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補注〕劉敞曰。此謂得熱疾六日而後薨耳。豈謂六月六日哉。大注先謙曰。史記足下無上字。索隱云。逃征即。碣有梁孝王之冢。案六月當作五月。據史漢表。孝王支子四王。皆以五月立。則孝王薨非六月明矣。  
 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補注〕先謙曰。史記更有居不安寢四字。  
 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

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酒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酒說。為帝壹餐。〔補注〕先謙曰。史記壹上有

加字。孝王未死時。財目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尙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參徙為代王。〔補注〕先謙曰。文帝四年。復並得太原。都晉陽。如

故。〔補注〕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補注〕劉敞曰。如故為太原王時。都晉陽。不遷都也。先謙曰。劉說是也。史表。文帝前元年。初置太原。都晉陽。二年。初王參。四年。參更號為代王。實居太原。又孝王世家。以參為太原王。下集解引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括地志云。并州太原

地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即此城是也。  
 五年一朝。凡三朝。〔補注〕先謙曰。據史表。六年。十年來朝。凡再朝。與此異。  
 十七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七年。據史記世家。立十七年。孝文後

二年卒。此子共王登嗣。〔補注〕師古曰。共是表誤。  
 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呂常山為阻。〔補注〕師古曰。依山目為關。  
 先謙曰。武紀。元鼎三年。徙頭

谷關於新安。徙代王於清河。〔補注〕先謙曰：史記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集解，徐廣曰：都清陽，案清陽清河縣，今廣平府清河縣東。是爲剛王，並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補注〕

先謙曰：表三十八年薨，據頃王太始三年嗣，是剛王二年薨，通前在代，凡立三十八年表，是此誤。〔補注〕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表湯作陽，二十五年薨，據子年地節元年嗣，是頃王太始四年薨，凡二十五年表，是

此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爲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補注〕先謙曰：官本則作子，引宋祁曰：弟子子字當作則。及年立爲王，後

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師古曰：不養也。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爲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師古曰：頃

王之后，年之太后，故曰頃太后。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師古曰：相者王之相。年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師古曰：宗室諸從也。連年不絕，有司奏

年淫亂，年坐廢爲庶人，徙房陵，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與滅繼絕，白太皇

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爲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廣宗故城在廣平府威縣東。莽篡位，國絕。

梁懷王揖。〔補注〕齊召南曰：懷王名，史表及世家作勝，孝文本紀作揖，漢書賈誼傳作勝，紀及本傳作揖，李奇謂懷王有兩名，理或然也。先謙曰：索隱據景帝子有中山靖王勝，以爲史記誤，臆說不足據。文帝少子也，好

詩書。〔補注〕先謙曰：新書先醒篇載懷王與賈君問答，謂是其好學之證。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補注〕先謙曰：據史表六年十年入朝，立十



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梁孝王子五人為王。（補注）先謙曰：官本梁孝王。子以下提行是也。此誤連上。太子買為梁共王。

師古曰：共，讀曰畿。次子明為濟川王。（補注）周壽昌曰：濟川國即陳留郡。水經注引應劭曰：今陳留濟陽縣也。紀要濟陽縣在開封府開陽縣東五十里。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

識為濟陰王。皆曰孝景中六年同日立。（補注）先謙曰：據表五月丙戌。

梁共王買。（補注）王先慎曰：西京雜記：梁孝王子買（買蓋買字之誤，下同）從朝。年幼，竇太后欲帝冠婚之。帝謂王曰：兒堪冠。聞禮三十而室。買年蒙博，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餘日買朝至闕而還，為帝曰：兒真幼矣。自太后未可冠婚之。立十年薨。（補注）宋祁云：越本十作七。齊召南曰：按諸侯王表作七年薨是也。七十字相似，傳寫誤耳。買以孝景後元年嗣，以

建元五年薨，是七年也。先謙曰：史表：景帝後元年下書恭王買元年，建元四年下書薨，正七年齊云建元五年薨，非也。此宜從越本，正作七。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補注）先謙曰：濟川王明以下官本提行。呂垣邑

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補注）劉放曰：武紀：坐殺太傅中傅，與此不同。宋祁曰：垣，表作垣邑。先謙曰：中傅是此中尉。蓋因後人少見中傅而妄改。說詳武紀。垣，史記作垣，又惠景間侯者表，本書

諸侯王，王子侯兩表，皆作垣，明垣字誤。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房陵。國除。（補注）先謙曰：後為陳留郡。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師古曰：師古

也音類妙反。曰：悍，昏莫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師古曰：剽，劫也。音類妙反。殺人取財物，目為好。如瀟曰：目是為好喜之事也。師古曰：好音呼到反。補注：周壽昌曰

以為奸即以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為樂之變文

人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國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亡子國除〔補注〕先謙曰史記地入於漢為濟陰郡表作七年據史表二年薨此總謂立後一年耳七字誤濟陰

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補注〕先謙曰史記地入於漢為濟陰郡表作七年據史表二年薨此總謂立後一年耳七字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身師古曰支子謂

非正嫡也

梁平王襄〔補注〕先謙曰官本梁平王襄下不提行來隱云襄漢書作讓所見蓋誤本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師古曰大

母祖母也共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親祖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鬪尊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鬪畫雲雷之象目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為山

雲雷之象師古曰鄭說是也鬪古雷字〔補注〕先謙曰應言畫鄭言刻故師古是鄭禮明堂位山疊夏后氏之尊也孔疏疊為雲雷也畫為山雲之形也是宗應說集解引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去山字非也直千金戒後世善寶

之母得目與人師古曰寶謂愛守也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目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

〔補注〕先謙曰猶與由同任后絕欲得之〔補注〕先謙曰後書吳良傳注絕猶極也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

多不順。

〔補注〕先謙曰：官本李作於。引宋祁曰：景德本於作李。

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

爭門，措指。

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目為罕耳。師古曰：音壯，客反，謂為門扉所罕。〔補注〕沈欽韓曰：淮南經稱訓，猿狖之捷來措。注措，刺也。按周禮，置人，指魚鼈，措措字或音耳。〔莊子〕揚鼈，同。作罕者，義亦通。說林又云：猿狖之捷來，乍即容之音。

先謙曰：索隱云：措音注，側格反。漢書王陵傳：迫逐前隊，皆作此字。說文云：迫，罕也，謂為門扉所罕。〔案〕陵傳無此語。說文：罕，迫也。誤倒。

先謙案：一切經音義：罕，猶壓也。今謂以樽罕出汁也。說文：壓，罕也。通作罕。釋名：其受矢之器，織竹曰罕。相迫罕之名也。孟子：迫斯可

以見矣。趙注：迫罕則可以見之。又通作注。發書陳忠隱：郡舍比里，共相壓注。注，迫也。罕指者，門梓閉而指未出，為所迫壓，是借措為

罕。不當訓刺。沈說非也。考工記：輪人，穀小而長，則梓。鄭司農云：梓，謂為迫措之措。謂輻間梓狹也。秋官：梓氏，鄭司農讀梓音擊。措，音

暗。屋罕之罕，是迫罕之罕。音義並可從。措，音暗。音相近，故義亦相與矣。官本注罕作罕。

太后啼諫，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

霸等姦亂。王與任后曰：此使人風止李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止者，止其自言也。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

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侍喪。〔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持喪，是也。侍與持形近致誤。元朔中，睢陽人犴反。

師古曰：犴姓，反名也。犴音岸。〔補注〕宋祁云：斷本犴反作犴友。先謙曰：官本考證按此文則其

人姓犴名反。史記作類犴反，則其人姓類犴。

漢書脫一字耳。先謙案：索隱亦云：反或作友。

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補注〕劉敞曰：睢陽，梁所都，無太守。當是淮陽。劉敞曰：下兩睢字，當作淮。

錢大昕曰：史記本作淮陽。淮陽國，景帝四年除為郡。故得置太守。梁與淮陽接壤。

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補注〕先謙曰：史記犴反上有太守客出下車六字，但云殺其仇，則是止殺與客同車之人，非殺客也。錢大昕以為太守

其仇，則是止殺與客同車之人，非殺客也。錢大昕以為太守

客爲睢陽人所殺，誤矣。殺者睢陽人，而事在淮陽地，故淮陽太守治之，而以譴梁吏。

睢陽太守怒，曰：讓梁二千石，二千石曰：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

陰事，迺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曰：下具知之，欲曰傷梁長吏。〔補注〕先謙曰：官本史作史引劉放曰：史作吏。書聞，天子下

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曰：爲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

及也，言其材知不及。無曰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補注〕周壽昌曰：成陽，志屬濟陰，此食邑在梁國外者也。

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削梁八城，梁餘尚有十城，以地理志證之。梁國統八縣，則此文是也。錢大昕曰：此說非也。志所述者平帝元始

之郡縣，而梁平王削地，乃在武帝元朔中，相去百二十餘年，即以漢書本傳攷之，則王立嗣位之後，削地千戶及五百戶者數矣，及削五縣而餘尚有八縣，益知餘八城之說未可信也。〔補注〕先謙曰：表同。襄立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表同。襄卒於天漢四年史

記作三十九年。子頃王無傷嗣。〔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諸侯王表作貞王毋傷。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

子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

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補注〕沈欽韓曰：王官有私府，長先謙曰：見賈山傳。毋得曰金錢財物。



假賜人

(補注)先謙曰假貸也

事下丞相御史請許

師古曰許太傅所奏

奏可後數復毆傷郎

師古曰毆捶擊音一曰反(補注)宋邢云前本注文捶擊也

夜私出宮

傅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爲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爲立后數過

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

師古曰謂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也

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爲

師古曰言罪不能至重也

遂與

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

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

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爲之(補注)王文彬曰曲禮天子當宇而立孔疏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

路門之外而近應門金鵝駭之云此言出於禮緯鄭注禮記引其說未可信也爾疋郝疏引之云天子外屏亦見淮南子金氏駭之是矣案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宇乃路門外之屏在應門內(曲禮正義引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間名曰宇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宇立之處也)孔取天子外屏寔之非矣然金郝二家謂天子無外屏則又非也禮郊特牲靈門而旅樹鄭注樹所以敝行道孫卿子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於外內屏不欲見於內也是天子原有外屏(論語皇疏天子尊遠故外屏)當道而樹蓋外門之屏也(陳祥道禮書亦云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宇而立)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屏也故郝疏又云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屏牆也是屏以土爲牆即今之照壁其說得之

是故帝王之意

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葦之言

應劭曰中葦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曰爲夜也師古曰葦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葦音工豆反(補注)沈欽韓曰廣雅寤夕暮夜也顏生應說不辭周鼎昌曰玉篇



晝夜也。詩曰：中晝之言，中夜之言也。釋文引韓詩：中晝，中夜淫辟之言也。是韓魯詩義同。毛傳：中晝，內晝也。鄭箋：內晝之言，謂宮中所構成，則晝讀如據。說文：晝，交積材也。又顏所本。春秋為親者諱。〔補注〕王文彬曰：語本公羊閔元年傳。

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疏遠，皆昵近也。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曰惡言按驗，既

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勅立，傅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傅，讀曰附。獨曰偏辭，成臯斷

獄，亡益於治道。汗鱗宗室。孟康曰：鱗音漫。師古曰：鱗音林，謂塗染也。目內亂之惡。〔補注〕先謙曰：五字當連上為句，顏誤斷。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目為

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曰：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目厚

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與姦。案事者，適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

發舒。師古曰：猥，曲也。〔補注〕王念孫曰：猥猶碎也。言案事者所問，乃怨望朝廷之言耳。若淫亂之事，問所不及，何故碎自發舒也。月令：乘氣總至，鄭注：總猶猥卒也。卒與碎同。廣雅：猥，頓也。頓亦碎也。成十八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曰：厲公猥殺四大夫，言碎殺。

四大夫也。馬融：長笛賦：山水猥至，言碎至也。王莽傳：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言今若碎加以大罪，則恐其遂畔也。師古曰：猥多也。厚也。亦失之。目三者揆之，殆非人情。〔補注〕周壽昌曰：年齒不倫，一也。富厚足聘美麗，且各有

恥辱之心，二也。案事者未及淫亂事，無故自發三也。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瀉曰：覆蓋之則計之上。

既已案驗舉憲宜及。〔補注〕先謙曰：嘗舉法者所必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

失誤之法。師古曰：使者選反目，謂自之狀付有司也。呂廣公族附疏之德。〔補注〕王文彬曰：附疏即疏附之義。詩：予曰有疏附，率下親上曰疏附。疏云疏者

令之親於君上，能使親附，故曰疏附也。人主篤一本之恩，廣親親之誼，則宗族疏遠者咸樂依附，故云廣公族附疏之德。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音所劣反。甚得治親之誼，天子

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呂滅口，凡殺三人，傷五

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師古曰：逆取曰篡。有司請誅，上不忍，創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

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師古曰：就問也。〔補注〕宋祁曰：百官表：廷尉方賞君實，大鴻臚舉世叔，申由必有一誤。至移書傅相中尉曰：王

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戒勅之言。〔補注〕沈欽韓曰：蔡邕獨斷：天子之書，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策。策書以命諸侯王三公，戒策以戒敕刺史太守。此戒策即梁王有誡書被勅戒成者也。豈謂初封時策命哉？先謙曰：戒策不合用於

諸侯王，仍以額說為是。武五子傳策書可證。此文以下，方歷數其犯罪屢赦，是策戒非指獲置後被勅戒成明矣。師古曰：詩：匪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

重誅。師古曰：比，猶類也。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調，置辭。師古曰：抵，距也。調，誣諱也。抵音

丁禮反，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首，音失救反。次下音來夏反。

首主令之舉也。令音零。先謙曰：劉說上也字疑音之誤。連下為句。此文王陽病抵調句。置辭驕嫚句。不首主令句。陽病即是抵調。謾言患病不與長史丞相見也。說文：謾，詆讎也。類篇引作抵調也。又云：詆讎，謾言也。調或借調字。史記孝文紀而後相識，索隱引章昭說：謾者相抵調也。並與此同義。不當分疏。置辭謂具供辭。與下文今王當受詔置辭同。主令猶言主使。

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補注〕宋祁曰：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一書之辭也。言我救汝

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傳相中尉皆曰輔正為職。虎咒出於匣，龜玉毀於匣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周語孔子責則我下問黜汝命也。冉有季路之辭也。言虎

咒出於檻，龜玉毀於椽，豈非典守者之過邪。喻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補注〕宋祁云：注文漸本虎作豹，檻作柙。景德本郭去戊字。蓋以師古宜避唐諱。先謙曰：匣，官本作匱。匣論語作柙。柙，匣匱也。匱，匣也。匱也。匱也。桂氏義證云：魏文帝與鍾繇書：郭騎既到，寶玦初至，捧柙跪發。五內震駭，繩窮柙開，惘然心目，是借柙為匣也。書到，明君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目下不能輔導，有正法

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目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傅相，亦不純。君仁誼輔翼立。〔補注〕先謙曰：官本翼作翌。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

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訶伺。

師古曰：更，音工衛反。

宮殿之裏，毛鷲過失，亡不暴陳。

（補注）先謙曰：毛鷲猶後

世言鷲鷲，時俗轉寫異字耳。鄒陽傳：茅魚亦虛脫死如毛鷲耳。其義亦同。

當伏重誅，目視海內。

師古曰：視，讀曰示。數蒙聖恩，得見貰赦。

師古曰：貰，謂寬其罪。

今立自知賊殺

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僞仆陽病。

師古曰：僞仆，倒地也。僞音寔，仆音赴。

微幸得踰於須臾。

師古曰：冀得踰，冬月而減罪也。

謹言實對。

伏須重誅。

師古曰：須，待也。

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

廢立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

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曰愛親故，王膏腴之地。

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曰愛親。（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親愛二字，不必分指太后景帝。

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

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